



ル 5
3048
21



門 儿 6
號 3001
卷 21

門 儿 8
號 2301
卷 21

門 儿 5
號 3048
卷 21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四十五

藝文三

歸子慕樊公祠記

馬鞍山之巔負古刹東向翼於南出萬松之上隆然而立者故令樊公元之之祠也公之前歷十三令為祝公嘉靖間倭入寇崑山幾陷祝公守禦甚力城賴以全後五十餘年當公治崑縣民注惠者募金祠祝公而公為之記名其祠曰勝生蓋以今之生祠徧天下矣外而祠者百無一焉故以祝公之祠為勝生也及公沒而民競為祠如公所稱勝生者公為令精勤無留事然不為苛細禁制豪右不解縱然不為文深一意卵翼小民如或傷之勸令息訟不為

昭和九年
六月十八日
碑

一切更張小民共職熙然樂生其政要歸於節用愛人縣中寂靜好善樂士至其刻廉則自洪武以迄於今不乏廉令未有如公者也公生時恆茹蔬間進二卵故民之祀公也薦蔬侑二卵焉菑害疾病者祀公咸平以故民走公祠下無虛日嗟乎公既沒矣猶撫民之疾苦若是況在生日乎後之嗣公守此土者無窮也聞公之風其有不惻然而感淳然而興起乎則其撫民疾苦獨後公乎則公之澤遠矣祠之經始以甲辰秋八月癸未而邑諸生顧謙聞我賓我賓之族子元城令顧天叙禮初實爲百姓董其役三閱月工告成屬記於子慕子慕惶恐謝不文且病未能也居一年再登馬鞍徘徊祠下凭南牖俯臨萬家皆公之遺黎

當門而望東城蜿蜒如帶婁江曲折而東注入於渺茫江之左右昫昫原隰畎澮縱橫皆公植也俯仰今昔不覺泣然雖病其容已乎遂爲之記

顧紹芾海潮菴記

萬歷丁亥馬鞍之巔有趙道人者欲延法師講經而其廬隘不可以講因求吾家東郊菜地謀建精舍而延之太夫人素信三寶數於慧聚作佛事慧聚古刹卽趙道人山巔居也故趙道人求之隨捨爲講院中更荒落余家兒一雲者從道人孫淨心師薙髮慨然奮曰前人創建不易何忍鞠爲茂艸漸次葺治堂後藝竹數百竿堂前廣植木奴數年之後蔚然深秀且也大野臨其前婁江縈其後玉峯踞

其右浮屠植其左春陰正合秋爽方新此地尤可舒眺而
忘憂也無何一雲物故達初嗣之更加修飭拓之築之決
之濬之興津津其未已而不律未可繪也第此地二畝稍
贏昔爲太夫人之所捨正在余析產後余老矣不可不疏
其始末以告後人此地自崇禎丁丑以後竟歸僧戶辦糧
與余家無涉識此爲信有如皦日又住菴上人達初自買
菴下川字圩官田五畝一分其徒容德亦自買九保東寒
字圩官田五畝四分咸發願置之常住永爲菴內淨眾饘
粥之須屬余綴於貞珉之尾以告其子孫曰此產與菴俱
不朽物矣爲眷屬者宜增擴之不宜有他念如悖違肅不
擊豕必入崇禎丁丑孟冬上浣夢菴老人叙并書時年七

十五

蘇州府志序

吾郡之有志蓋始於宋范文穆越百餘年本朝盧中舍有
作又百餘年王文恪復有作其書詳略不同各有體裁卓
然名世正德以來未有繼者百三十年間典章制度士習
民風尚皆缺焉天啓中中丞海澄周公直指蘄州王公慨
然有興復之思命郡守同官寇公郡授江夏劉公咨訪文
士竟以時方多事中寢今上龍飛之明年中丞唐縣曹公
督學上虞李公直指漢川王公兵憲烏程吳公郡守魏縣
王公念茲墜典刻期舉行會郡守河內史公至加意修輯
諸事得有次第於是不佞志堅獲執鉛槧從太僕吳公宮

諭文公之後始合三舊志綜其義例而損益之附以近事
其大指皆吳文二公所裁定蒐採則寇公所得士王生煥
如史生兆斗周生永年龔生方中黃生翼聖等分任之或
互相資助兼攝而後麤備輯續成篇則不佞實竭旦暮之
力罔敢少懈始於己巳六月迄於辛未四月得沿革治亂
山川城池學校驛遞鄉都封建古蹟第宅園亭僧坊道院
災祥風俗物產人物等二十餘巨冊會有楚臬之除弗遑
卒業所缺戶口賦役水利兵戎數事則王周二生與家弟
志長志慶共續成之而先所得職官科貢衛所關隘橋梁
坊巷公署壇壝祠廟倉場坊表及郡境分總圖說則王生
獨力所構也夫郡邑有志蓋原本於古列國之史史有編

年紀傳二體郡邑諸書亦然越絕書吳越春秋本於編年
者也范盧王三志本於紀傳者也二體並行幾於日月寒
暑之不可偏廢然郡邑書宜用紀傳善乎劉氏之論編年
也曰事當衝要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不枉道而詳說
施此於郡邑掛漏必多故文穆諸賢必權輿於子長若治
亂沿革紀也若封建封爵職官科第表也若分野災祥山
川方域賦役兵戎志也名宦名臣列傳也體旣一定惟有
奉以從事舊志所有而今裁去者僅氏族一志考之他志
或缺斯製中舍創立實仿夾漈補略顧譜學之廢久矣舊
志所載殊寥寥徇俗附會恐有遙遙華胄之譏今止據實
略見於各傳中譜派已自昭然不必另爲一門也其他王

崑山縣志卷四十五
生議補諸類或舊志所偶缺或後來所增置質文損益與時偕行起三公而質之當必有不得不議補者不佞所懼者吳爲國家股肱郡政教俗尙常爲海內望操筆墨而紀事者當極天下之選嘗聞范志之成何李二進士汪泰亨等三廣文佐之中舍則與弟熙子彭祖扁田野從故老訪問久之始成書王志始於劉參政李中舍陳司訓不久罷去已而吳文定艸創未終後得王文恪佐之杜侍御祝京兆蔡文朱邢四先生諸賢相繼凡歷三十年而後就然觀京兆與文恪書蓋戛戛乎其難也不佞歛啓寡聞使在前賢門下無異蔡家厨下選葱婢諸君雖一時之俊要不能踰昔人乃欲以二三年之力步武三公不亦難哉雖然

諺有之寸有所長今新舊志具在讀者試加考訂其必有以處之矣方今東憂遼西憂插而北憂流賊東南憂海寇獨吾吳中荷上帑及諸公綢繆之力安於覆盂不佞輩得以耕鑿之暇考鏡往事掇拾遺文勒成一代之書諸公又爲板行之以爲徵文考獻地亦厚幸矣哉王生留心郡事已二十年山陬海澨尋常所不到皆嘗親履今志中潛德僻事名物象數瑣屑之事多出其手不佞藉其力以成書不敢攘美故特爲著之於篇末云

王執禮崑山縣治寅賓館記

吾崑縣治儀門之左故有土地祠與獄相嚮湫隘諠囂且賓客至縣大夫揖入內堂交拜成禮或適治文書闈吏受

刺不以時白則賓拱立以待於門外洧川申侯來爲縣蹙然不妄曰此非所以事神待賓也以堂堂大邑而規模立爾耶方相地度材欲有所興建而祠之南故有餘地若于步堂之西偏故有典幕廳若干楹典幕移治捕衙廳曠爲吏人所居侯喜曰吾得之矣遂闢地飭材建寅賓之館而移土地神祠於館後皆南向焉館之前西向爲門而繚以周垣工則取食於官與士夫之輪役者蓋以丙戌建巳丑落成工費旣約惟捐俸以給不資官帑侯又躬督視之故三日而成不愆於素旦望侯皆僚屬謁神由館以進非執事者無得入賓至或值侯治文書卽入館而待體貌無褻士大夫耆老咸欣覩此舉之當且捷云先是儒學久圯侯

下車首修葺之次建鐘鼓二樓於治門之左右以肅昏旦儒學三司訓先生欲紀侯之績久矣至是始以爲請侯曰無庸余實不獲已從而紀之人將以爲近名也三先生曰不然所惡於名者何也樂於安靜之名而欲居之嫌於改作之名而欲避之此天下之務所以多廢而不舉也此則近名之爲累也今侯眞見是舉有不獲已毅然爲之而且役不踰旬用不損國因舊爲新神人胥得其所而可以謂之名耶設侯以前所未有吾可安於無事而謙讓未遑或繼侯而來者又若所云則古所謂修廢舉墜者終無望於今之世耶故今所欲紀者實也非名也侯曰紀實則可慎毋爲溢美之詞於是三先生乃徵言於余余知侯素以誠

心行直道不務矯飾取名而所謂紀實之一言則侯之心
事益班班可觀矣余又安敢於三先生所稱之外有所加
益以負侯之諄諄乎抑余聞之宓子賤之治單父也所父
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又曰此地之
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
道而子游之治武城則稱澹臺滅明之爲人曰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也今此館之建也侯固懷子賤之風而惟
恐賢士大夫之不至也而爲賢士大夫者亦將秉滅明之
操以取重於子游則賓主之間皆無負於孔門之教自能
相與以有成而單父之鳴琴武城之弦歌庶幾復見於吾
邑矣敢并書之以致望焉

陳允升崑山重修學宮記

今上卽位之三年喟然歎興於學以崇化勵賢爲務乃本
祖宗舊典而申飭之訓辭深厚視昔有加於是督學使者
若郡縣學宮皆以今令從事而一時海內靡然向風矣先
是洧川申侯思科以名進士來令吾崑甫至未遑他務首
於學宮之南除道設垣以屏蕘牧然窘於約束無以大稱
厥意及是爲請於巡按御史餘姚邵公公欣然曰此盛舉
也立以贖鍰若干畀之縣諸所興作悉下知縣議侯又以
白於督撫永豐宋公學憲太原褚公洎督儲楊公兵憲王
公郡守吳公咸嘉與之如邵公焉乃鳩工聚財戒期興事
禮殿講堂門廡齋舍卑者崇之敗者易之缺者完之漫漶

者明之自外徂內咸爲一新始於是年之某月而考於明年之某月當其未竟也而邵公已代繼之者今御史魏郡郭公來贊成事侯於是具本末走書楚中請予爲記予雖不敏然竊從事於此矣其敢以辭夫崑吳之東邑也吳自泰伯虞仲以禮讓立國其後言子游北學於魯而仲尼之道以南自是以來彬彬稱文獻矣名卿鉅儒代不乏人其間學校之廢立官司之能修舉與否皆未暇論然豪傑之士容有無所待而興者傳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學校者士人之肆也今天子雅意造士新制赫然而奉行者究宣恩施惟恐或後爲之新其登降奔趨講誦肄業之所而使朝夕焉於此可謂居之以肆矣如是而事之弗成豈其興之

而反莫能興耶生豪傑之鄉聞仲尼之學者知其必不爾也斯言也余嘗以告全楚之士矣因申侯之請旣爲記其歲月復以告吾邑之士游於新宮者焉侯令崑多循政此其大者而邵郭二公尤皆有意勸學興士實克始終之董其役者則郭丞維屏也萬曆四年丙子秋八月吉旦

支可大崑山薦嚴寺重修山門碑記

玉邑之巽隅有薦嚴寺建自唐天祐中神僧高士棲禪於茲者代有異蹟繇六百有餘禩興廢不一正殿肖三世如來旁列大士及阿羅漢爲祝聖道場殿後萬佛閣則邑民以祀周文襄永德政之思也前山門肖四天王輦駕警蹕所繇而歲月積久柴棟弗支風雨震凌日就傾圮豫章王

侯尹茲邑之明年人和歲登乃諭邑之僧會元通欲新厥功推行僧文景普智董其事於是募民之善信者量力而助之貲文景司錢布之出人普智稽匠作之勤隋而善男子沈和復爲之料理周旋始於乙巳冬竣於丙午秋仍其故址閱爲高門規制一新輝耀啟目時王侯以入覲將行杲智兩僧詣余請列其事以勒石庶王侯舉墜之政垂於永永余謂佛氏之徒稱其法廣大亘十虛窮三際無物不攝無時不在則此有相之門屢興屢廢者何與於真如之實際然而至神莫測妙用無方彼蚩蚩之民覩色相之莊嚴而油然動焉將誘其衷爲之開善端醜其德爲之閉邪慝消患未萌集福滋久正司民社者所爲憑藉佛果以鼓

舞化導爲利濟羣品之一助也豈凡情能窺其萬一乎因記其顛末隨喜贊歎而系之以詞曰寶刹岷峨峙巽方巍巍宇閣森相望唄音梵唱演中堂是爲祝聖之道場山門前踞光孔揚吁嗟此地多吉祥雙丸迅矢厯星霜棟摧垣圯何披猖王侯現世古輪王鼎新有命杲智當布金捐廩檀越忙烏飛翬革重煒煌古杏雙夾流泉鏘七塔隱隱蔭修篁善哉無上大法幢還顧古婁之名邦邦人普薰知見香仰瞻佛日增輝煌頌侯功德叟水長羣迷永藉爲津梁兩暘時若家富康皇明萬壽永無疆萬厯丙午孟冬吉旦

徐應聘吳家橋記

千墩鎮南有吳家橋不知其所自起其地則轄於崑南接

澗山北通吳淞江湖水道之要舟車輻輳商賈雲集而居民之往來斯橋者晝夜不絕歲久漸圯幾有覆溺之慮沈君松源憫焉求鉅材葺而新之不二十年而傾圯如故於是謀易以石爲久遠計期年功就里人德之乃構亭伐石欲傳其事而走筆京師徵記於余余惟里中勝事固宜紀其詳以勸來者乃爲記曰沈之先自汴徙吳居吳淞江上以孝弟力田聞家不逾中產至松源而稍大好行其德里中飢者食之寒者衣之鄉之人固頌之矣乃觀吳橋之將廢憫行役之維艱撤而新之謀諸巨石縱之長約三十丈闊二丈有奇工須萬指費及千金獨身肩任計日告成人皆曰此一鄉之善士也可以風矣夫世之席權勢擁高貴

以遺於不可知之人者何可勝道卽好善樂施亦必有所爲而爲之如松源一布衣內不要譽於鄉里外不求助於四方赴義若渴捐金如芥以成巨工後之覽斯記者相與勉於爲善而恥於封殖或繇乎此也余家向曾小築吳橋與松源居相望異日儻得請歸里幅巾杖履歲時往來與君昆季登茲橋而眺望良足樂也是用爲記

徐一元代嚴文靖東南寇災請蠲恤疏

翰林院侍讀臣嚴訥謹奏爲東南被寇地方民困已極懇乞天恩特賜恤處以濟生靈以安根本重地事臣伏見陛下如天之仁覆育寰宇而於小民疾苦加意尤亟臨御以來減澤覃敷臣不能殫述卽如頃歲薊遼以虜警告徐淮

以河溢告畿輔以雨澇告陛下皆軫念而重矜之或發穀賑濟或遣使存恤他如平糶設粥以及散藥埋骨凡所以惓惓爲民而解其窮厄者誠如父母之於赤子無所不用其心臣之私心竊以爲陛下之於民隱苟未之知焉斯已耳苟知之而不急拯之使得其所者非陛下之心也今者東南被寇之地生靈塗炭極矣臣雖愚陋能不仰體陛下之盛心而爲一訴其艱苦迫切之情於君父前哉倭夷自嘉靖二十九年入寇浙江黃巖餘姚等縣去年乃至蘇杭等府太倉上海等州縣是時臣方蒙恩省親在家嘗親見其事矣蓋此寇於民居稠聚之中鼓刀恣殺繼以縱火肆焚室廬民多橫罹鋒鏑羣投烈焰其壯者猶或狂奔自救

然亦皆失其故業雖僅免一時之淪喪而餬口無計終填溝壑而其老稚者則委諸中路不能以顧其爲官府所召募併素載尺籍爲兵者皆柔脆不教之民如驅羊撮虎盡斃於賊其稍有家業者日夜併力守禦供應軍需卽細民覓錐刀度日者或運解軍餉或裹載戎器亦多號呼以死而不能以自活其他賊所未經之地則皆聞風而怖空室而逃子棄其父夫棄其妻而臣於是時亦且奉臣父母遠避他所矣瘡痍滿目流離載道邱墟千里惟聞哭聲目擊耳聞痛心疾首自是倭寇滿載而歸日以得志比及今年益擁大衆自焚其舟爲深入之計始攻松江次攻蘇州次攻浙江嘉湖揚州通泰之間如各該地方撫按等官所奏

報者勢益猖獗計其所殺傷燒燬奔亡之慘蓋不知幾倍於臣所親見之時聞之鄉人逃生至京者皆云賊黨所據無地無之而地方之人則枕骸遍野而蕩無人烟矣慘毒至此何忍名狀夫財賦出於五穀而五穀生於三農東南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老幼俱作終歲勤動是以田畝所入公私皆賴今兵燹之餘民幾無子遺矣雖有戶田而誰與耕乎耕既無人而穀何自而得乎穀無所得卽饗餼之資無纖毫矣而公家賦稅何所從出乎竊照每年遇有水旱之災先期農人告於有司有司聞於撫按撫按委官踏勘是實然後以奏於朝下於戶部行於主計者而量其分數以免之今之災比之水旱之災何啻百倍蓋不待踏勘而

後知者然而無告災之人矣有司無所據以爲請而撫按無所據以爲奏縱使撫按有司念及於此但今賊勢尙熾戎務方殷方將日夜禦賊之不暇而何暇輒及農人之事若臣今不陳於陛下懇乞天恩早下免稅之詔縱地方事寧而稅期已久兌軍又且臨境臣恐有司不敢預必朝廷之意而假斯民以法外之仁瘡痍者未甦而加之以捶楚虜繫者未還而繼之以縲紲小民旣已失其常業無所藉以爲生而又懼不免於有司之法於是流移之民其善良者遠去其籍不思復還而其狡健者不肯甘心待死朝夕則皆起而爲盜或投入倭黨爲彼嚮導或隨入島中多其徒黨或招集本地無賴烏合成羣乘間竊發恣行劫掠若

今無錫所報鹽徒之類亦既有之矣而况可驅之使然乎此其人亦非不自愛其身也亦非不有懼於國法也其心以爲與其束手以待斃不若且苟得以活須臾之命即使他日被獲而死亦猶愈於今日之卽死也是亦其勢不得已而然耳夫流移者去籍而不還則拋荒之田愈多而益蕪狡健者驅而爲盜則倭黨日衆其勢愈益難撲即使撲之而本地之盜乃不可勝詰矣紛紛之患將何時而息乎夫懼其田之益以拋荒則於流移之民不容以不招懼其盜之未息則捕盜之格不容以不設此其勢蓋不至於發公帑給公粟不已也則是今日之徵於民者有限之虛求而他日之出於公者不貲之實費利害之相去豈不明甚哉

故臣以爲與其他日以在公之財而爲招集流移之用孰若捐今日之未收於民者以示勞來之意遂其鼓舞欲歸之心而因以安輯之與其迫徵於今日以速其爲盜孰若示之寬恤開其生業以潛弭其爲盜之心而永爲吾方稽供賦之民臣非不知國家之賦定有常額不可輕議且自今西北仰供甚急司農經國方爾無措而胡可遽以捐之但今民困一至此極雖欲徵之必不可得而况利害相懸如臣所云然者若從而捐之則今年雖缺幾許之供而明年以往可不復失故臣所言不徒仁民之圖而實所以爲裕國之計不徒安養東南而實所以深爲乎西北者也臣非不知賊勢旣寧之日撫按有司終以上請但其時已

晚無補於臣前所陳者且其所請亦不過因襲免荒事例於存留內乞得分數耳夫國家起運之數大率十之七八而存留之數則十之二三縱使存留之數盡蠲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其起運之數十之七八者必復取辦於民也夫民救死不贍方且待賑而猶責之以七八分之供與之以二三分之蠲是猶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臣不知其有濟於民乎否也臣嘗查得洪武年間詔免太平等府夏稅秋糧不一而足夫當創造之初百廢具舉豈無待於用者而何以數蠲民賦爲也蓋天下甫定固當休養民生而此數郡者陷亂日久最先師征供役浩繁民力尤竭是以不得不汲汲焉思以仁之也蓋嘗伏讀太祖之詔有謂縱使

不免亦無可徵者至哉王言誠見之的矣今日蘇松等處何以異於太平等處而今我皇上之仁亦何少異於太祖之仁臣誠願陛下特敕該部查照東南未嘗被寇地方其農人得以耕種如臣祖遺薄田幸在渰次未至全荒者照舊徵賦外其曾經倭寇擾害地方見今無饑下戶菜色陷亡者敕令撫按有司設法賑濟其委係妨廢農功田地暫將嘉靖三十三年夏稅秋糧一應起運存留通行蠲免仍敕該部作速行文撫按頒示有司使乘稅期未及之時張掛榜文使民通曉陛下德意庶幾良善不肯爲盜之人知官府之不迫其稅而自幸其生之尙有可恃稍稍脅息延望歸尋其故業於流離未盡之餘而以其鋒刃之餘生盡

力於歛歾則民之死者固不可以復生而生者可不至於復死雖其已嘗爲盜及今將隨流者亦且翻然悔罪樂於自新以求並生育於堯舜之世斯民生可永奠而國計可永賴矣其江浙淮揚鹽場地方今年倭寇所經之處竈丁之被害而死徙者當亦不少合無一體寬恤敕令各該官司賑其存者召復其徙者以養其後則鹽課亦不至失墜矣再照防患當先於未形而人情多弛於事後去年寇至之時人莫不謂今惟變起倉猝是誠莫可奈何過此以後必爲預備而今年之寇乃反加劇其狼顧失措坐受剝膚比之去年反覺尤甚此其故何也臣竊思之矣往年經寇之處民間已困而郡縣倉庫費且告竭比至寇去地方當

事諸臣亦非不虞今日之必有此而欲爲之所也一應召募勇壯戍守要害置造戰船重懸賞格之類俱懸未嘗奏請不敢輕動錢糧是以束手無策竟至於此乃者陛下特簡重臣調兵征勦命戶部於起運錢糧內聽留二十餘萬敕令重臣便宜支用陛下神武明見何以加焉今天兵所臨威聲震動彼狂寇者必且計日而就擒矣但其餘黨在島中者一時亦或不能盡滅來年事勢尙或可虞設若今年仍蹈故轍而一切支持目前不計深遠則來年之追視今年安知不如今年之追視去年也預備之圖誠所當講而欲圖預備必資錢糧臣愚以爲若今聽留內足用則已倘若未足容令諸臣詳計所費再行奏請以便展布庶幾

事事有備永弭禍患而陛下南顧之憂其釋矣乎再照調到各處之兵如狼兵長槍手等項固為驍悍可用但此輩貪殘之性不減於寇今國家不得已而用之則怙其強勢而肆然侵掠於民所不能免者然使彼遠離鄉土棄室家之安而跋涉千萬里外出死力以赴戰苟非豐其餽給優其賞賚亦何以足其欲而安其心今若錢糧果敷則欲厚此輩固無難者既厚此輩然後責令將領申明號令嚴加禁戢使之遇賊則戰賊退則安處空閒以待調用凡其所資以為費者一不得橫索之民間其或有強暴不率者許小民赴告即將軍法從事以警其餘則師徒駐境無乏食之憂而閭閻安堵無重擾之患此亦軍民兩利之策也臣

本蘇人忝列侍從故敢輒以地方事冒昧上陳伏望陛下留神采納萬姓幸甚

俞允文治水述

大理彭侯治崑山之三年考最居上天子徵還京師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之得失莫若言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萬石是國家之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崑山蘇屬縣也竊為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有國百年惟長興一歲失稔亨利最饒比後頻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皆成巨浸千斛

蘇州府志卷之四十五
之舟皆縱橫取路罕辨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畫田
薄民貧國賦遂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若此何哉蓋
蘇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
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貯盤孟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
湖之水東入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惟松江洩水爲徑後
世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
二十四浦北達揚子又於崑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
入於海民開涇港又不可勝數由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
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
束水不得外流而渾潮日積諸浦漸湮治宜盡決堰壩近
海置閘隨潮啟閉使有洩無入閘內港浦常得通流閘外

淤沙亦近易爲力若堰壩既決浦閘既修苟非厚築圩岸
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來則壞岸低田與水漫漶此築圩
裹岸之法尤爲最要范公仲淹云修圍濬河置閘二者如
鼎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有營田
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又有撈清之夫是其享利之饒豈非
人事之修乎蘇公軾言浙西水旱乃人事不修之積正此
謂也今洩水要處吳淞白茆等諸浦大半湮塞閘廢圍壞
水害日滋未死之民飢寒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至
田事輒以國用窘乏沮格不行是使地無可耕之田民有
失業之怨賦亦奚從而出嘗考永樂二年戶部尙書夏公
原吉奉檄開濬其功最著其後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

李公充嗣重加濬作水害暫息時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爲今之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水利相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經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越次推選則人知競勸建功必多朝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也方今三事謨謀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侯之忠讜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爲規焉

俞允文續刻崑山雜詠序

昔朱長文吳郡圖經編記事蹟鄭虎臣吳都文粹祇采擇賦頌詩歌雜文以備圖經之缺而龔立道則專錄崑山歷代名賢詩歌爲雜詠三卷續編一卷以爲一邑之書而續編亡軼不可復得嘉靖中王隱君綸嘗集近代詩歌百篇

附益其後孟光祿師魯好古留意典籍又屬余博訪詞林摭摭謠俗由晉唐以來復得詩歌數百篇勒成二十八卷仍因舊名或謂立道惟取詩歌而賦頌雜文獨非一邑之書宜並錄之如鄭氏可也余以爲不然夫詩者文章之蘊也其言約而理冥其音永而寄遠理冥則言微寄遠則象遺其爲體也博而要其感人也微而深詩之時義宏矣是故豐功缺紀盛德在人獨操不逢貞姿未顯窮居送遠高會宣遊逆旅羈孤讒寃譴逐忠不可以盡言惡不容以終掩苟非六義之要亦安能極其致耶至於長林幽館秀嶺明湖竹洞花坊仙壇梵宇農村魚市古塚荒祠平楚春烟寒塘秋水丹楓落而蒼甸晚白雲起而青嵐疏景物依人

貴州通志續修卷之四十一
通靈激賞懷才之士亦靡不觸景興文緣情比事於時遭
時寓感深淺不同則有愁憂怡快怨慕懷思淫義信誦美
刺之殊而陳詩者咸於是乎取之以觀民風察王化示懲
勸端教化古者諸侯交接鄰國必稱詩以喻志是欲以微
言相感而別其賢不肖徵盛衰也故孔子之教弟子屢稱
夫詩矧有國者其可一日而無詩乎若他文之浩蕩無統
非觀風者所采而立道之爲是書不可少也遂申其說冠
諸篇首其於獵涉未廣采擇未精將復有俟夫來哲

林應訓查通水利議處荒田疏

臣今年三四月間爲開濬吳淞江中段久駐崑山縣地方
時時親到江上督率工程至四月終開江事竣五月內隨

移向嘉定縣地方議開吳塘顧浦等河臣每到處見有崑
山縣十三等保嘉定縣十六等都各區民羣然泣告本區
錢糧無措男婦流亡田畝荒蕪等情臣隨同道府等官親
至其地乃見村居寥落四望蒿萊僅有一二遺民苟延旦
夕大與他處不同臣觸目酸心乃召集附近知因耆老細
詢其故隨據衆稱安亭以西十二三等保屬之崑山以
東十六十七十九等都屬之嘉定各區沙土瘠薄國初每
畝多從五升至一斗起科較之他處糧額甚輕復經派以
官布等項輕贖故小民猶得存活至嘉靖十七年槩均三
斗之糧於是斂日重而民日逃田地由此而荒三十八年
續經巡撫衙門委官勘覆每畝減米七升八勺將麥地新

增餘米照數抵補行之未幾卽被奸書改減自隆慶五年到今復徵三斗重額以致刑斃筮楚民復逃而田益荒夫賦重而錢糧無措則民不得不逃民逃而水利不能修則田不得不荒以臣所睹參之羣情致荒之由大槩可見矣則招復荒民開墾荒田固崑嘉二縣之首務臣竊謂欲復荒田莫若先開水利欲復荒民莫若先停逋追次議減則何也該區之內有吳塘顧浦之幹河也北通劉河南通吳淞三四十里之內俱賴蔭灌就中起運錢糧不下三萬餘石近因淤塞旱澇無備宜急開濬但工費頗繁計該用銀三千餘兩今各區人戶逃竄孰能出辦似應召募附近熟地區民量給工食方能有濟容臣會同撫按另行設處興

工以爲墾荒根本此臣之責也但水利通矣不停逋追不議減賦卽有水利猶如故耳何也逋負猶存賦額猶重與其歸而待斃毋寧散之四方須臾無死也然臣之所謂停徵者非謂槩一縣逋負而停之也就各區平米大約六萬石有奇而極荒逋負僅萬餘其兌軍正糧率皆糧里賠販其極荒逋負僅折銀數千兩耳在朝廷緩此不足爲損在窮民負此實不能完縱使設法催徵不過毆民之竄也宜行巡撫衙門查將該縣極荒之田未免逋負姑行停追使一二見在遺民得安殘喘彼逃移者自將漸復將來荒蕪可墾而新賦可望矣至於臣之所謂減賦者亦非謂槩各區之重賦而減之致失惟正之供也蓋古人則壤成賦輕

重自可不同今乃不論上下等則一槩均徵三斗何其舛也查得嘉靖三十八年曾將下區每畝減耗七升八勺共該減米一萬一千餘石正額不足而以該縣麥地米七千六百餘石及官布解扛銀一千九百餘兩抵之當時特爲權宜之策未經題定是以奸胥敢於變易臣謂麥地抵補是矣而官布解扛終非良策臣因開濬吳淞江卽崑山一縣已經查出塗田萬餘畝若就中分別新舊科糧大略可補該縣荒田減則之數至嘉定縣臣訪得該縣東北皆濱臨江海歷年新漲塗田亦不下數千畝久享厚利俱未陞科以之補荒有何不可宜行巡撫衙門查將二縣新漲灘田丈量明白定則陞科若干然後荒區之田斟酌減則庶幾糧稍輕而稅足納民自將漸復荒蕪可墾而正賦可完矣伏乞敕下該部速爲議復如果臣言可采急賜施行

張文柱周木涇玉峯詩纂序

崑山吳中望邑也垂漢以會稽疏隸逮晉由信義分符覽子野則西峯應其文睇陽疇則東湖占其利地靈人傑匪曰無徵故有鳳翔之士熙號於八埏鴻翥之流寓聲於億禩則有卞崇抗廷尉之規士衡先太康之譽季權暴盧龍之節德義扇騎牛之風離是而降代不乏焉蓋懋周典刑宗魯文獻者也于是采俗者騫之流編韻古者搜諸遐牒粵稽古志劬及稗錄典實攸存用斯大矣若夫言由物感神自理宣片撰屬經四聲諧節或正則以竄真或婉抑以

抽悖或沉幽以寄象或昭亮以叙倫或繾綣以嘯儔或縱橫以讚事此藝家之鼎呂而賢士之架護也然而積玉瓏瑤雕虧哲匠鳩材磔犖飭謝鴻工流散一方真核者鮮鉤探漁獵烏可缺如今太僕周公緯情元暢挺格純清少發董生之奇晚屏張衡之俗周撫遺言慨歎不已爰循駒晷獨秉雞壇肇自平原迄於近代苞蓄有年彙成六卷至於四方賢士紀勝之詠亦并載焉題之曰玉峯詩纂而俾文柱爲之叙夫言之傳有三述天人之化洞性命之奧鏡理者以奠民維則資焉綜治亂之經品彝則之紀垂教者以植世道則資焉綴名物之數協性靈之華摘詞者以耀來嗣則資焉今覽編中瑀章苑藻體各殊科而卒澤於道醇

如也譬則翕金玉之音而聽者和其奏燔椒蘭之臭而挹者襲其芬颯颯乎所謂奠民維植世道耀來嗣者此蓋其一班矣或疑崑山一邑未該作者嗟乎風遠教溼斯道不講攀先民之秀武翊後進之頽塵公則有焉惠止崑山厥意溥矣昔王充之論酷私於中郎文忠之史推前于師錫矧文柱方切高山之仰叨忘年之知者哉是用忘其不文書之爲序

張文柱周木涇東吳名賢記後序

太僕周公之譔名賢記也始自滇中間以其草示楊君用修而躉之曰盍陳諸梓公辭未覈也逮致仕歸端憂多暇討厥故實又數年而卒業以是知公尙古之力而用心之

勤也文柱不佞聞諸昔人稱吳之言曰家無不孝之子朝無不忠之臣文爲儒宗武爲將帥人傑地靈有由來矣迹荆吳自泰伯以降瓌璋尊碩之士比肩接踵至今徵文獻者吳爲首稱而所稱瓌璋尊碩之士要歸於立德立功而已或者不獲顯見其蘊以附於德功之後於是以其所欲顯見者託之乎言而昔之表表能文詞者或跡弛自廢以入於性命之鄉彼其有託而然而非所以示教也則夫言之爲浮也匪自今矣此公取諸名賢德足以風錄之功足以昭錄之非二者不錄也文柱少習先君所撰崑山往往錄竊鄉往焉旣觀楊黃二家記吳中往哲微具斐然往往類馬令叙事其致則裨官野史談譔之資也是編也嚴而

正廣而覈詳而辨諸賢重吳矣公重諸賢矣今有一二先賢遺事傳諸父老之睹記轉相宣播累世不忘矧公生長於吳博搜廣詢攷名訂實積有歲時以發潛德之光而補國史之所未備家乘之所未及豈淺淺哉時易矣毀其廬而徑修然此先正之所履也委其墟而林翳然此先正之所樹也歌其墓而封塊然此先正之所藏也居而熟其平生出而究其志業其猶有老成典型之思乎雖然顯貞揚烈以詔將來觀風者之事也夫大道之行興賢在朝大道之晦徵賢在野今天子聰明作人陬溼嚮化瓌璋尊碩之士又彬彬輩出用以媿古耀後百世之下有後公而續之者矣

葉國華請禁加派熟代荒兌疏

宋臣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二者而已乃有官未嘗苛取而閭閻之髓已枯民未嘗積逋而府庫之藏彌耗則奸胥侵欺爲之蠹也臣郡蘇州財賦獨重抵一大省分無奈經承錢糧者積奸老猾窟穴其中聚族而謀若何而以飛灑恣浮羨之收若何而以混淆掩乾沒之實若何而以撮借運狙智之幻若何而以指稱工狐媚之私干蹊百徑不可方物臣姑就其顯然厲民者言之每歲財賦加減定額名曰會計卽以刊刻繇單頒示易知法至美也向者一槩沉匿任意私派近當事者廉得其狀將繇單先期徧發民間可謂無遺算矣今歲春初奸胥竟從大繇單外另

刊小單續發各邑增米不等作奸實甚舊撫臣鄭瑄察究懸示中有云漕白與各項正供錢糧竭土之毛尙虞不足訪有府縣吏胥串同上下衙門濶將加增編派奉文名色另刊小單百計奸弊小民剝肉難醫等語然窮簷下里已多透納不可問矣至於臣邑崑山軍儲數弊更可異焉漕糧額內軍儲一項原以供軍行糧向從折色舊撫臣頒發會計繇單將軍儲減米改入折銀最稱畫一署篆同知王聖謀於經承縣總倡爲熟代荒兌之說將旣折銀之軍儲復增軍儲米八千七百一十八石有奇然必使熟戶增米者減銀荒戶減米者增銀可也今議增則已增減則不減一項兩徵民何以堪不特此也今歲繇單每田一畝折色

銀一錢三分八釐九毫有奇今則加徵一錢四分五釐八毫有奇是每畝多銀六釐九毫有奇矣臣邑額田一百十餘萬畝積而計之是多銀七千六百兩有奇矣以米則多八千七百石有奇而不爲改正以銀則多七千六百兩有奇而混行派收底冊見存非屬臆說署篆貽殃牢不可破臣洞悉積弊痛心疾首據實直陳伏乞敕行該撫嚴察以後大繇單之外不許私加顆粒毫釐及另行奉文增派名色臣邑現今增米作何抵扣增銀係何着落直窮到底奸情畢獻但得在民永杜額外之徵在官勿耗帑中之積臣卽爲諸奸剗刃亦甘之矣

顧錫疇節義爲臣子大經再疏

題爲節義爲臣子大經褒旌乃激勸大政謹就臣鄉事跡最著見聞最烈者據實奏聞伏乞聖明立賜恩卹以慰忠魂以勵世風事臣於六月十七日具題前事隨於本月十九日奉聖旨王燾蔡懋德忠烈可風應得卹典從優與他祠名雙忠便依擬應時盛併祀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王燾蔡懋德之身殉封疆也一在崇禎十年之二月十一日一在崇禎十七年之二月初八日相去七年而皆以糧盡援絕力屈勢窮故不得不爲厲以殺賊衝刃以報君其精忠足貫天日義烈堪壯山河先後如一轍也慨今日廉恥道喪忠義風微迎降比比而是至有身爲侍從密勿之臣而始則賣國以陷先

帝繼則反顏以事狡賊此等賊臣卽立行寸磔戮及妻孥亦不足以雪神人之憤慰敷天之痛則如二人之執節凜凜抗義烈烈眞常山睢陽復見今日而懋德之中軍應時盛遂能殺其妻子力戰殞身以從懋德於九原此卽千載而下猶能令青史增光以視今日號爲讀書知義荷國厚恩而蒙面喪心以事賊者其相去何啻霄壤也大哉王言令於賜建雙忠祠一併祀直令天下苟具心知凡有血氣皆知感激矣臣恭繹明旨王燾與蔡懋德應得卹典准與從優則應賜諡賜贈祭葬賜祠廕祠則賜名雙忠矣臣於王燾則爲擬其諡曰忠愍卽援燾之後任殉難隨州知州徐世言例贈官太常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於蔡

懋德則爲擬其諡曰忠襄援正德年間都御史孫燧殉逆濠之難例初廕子錦衣衛百戶贈官兵部尙書後於嘉靖元年御史趙兌上言燧忠義激烈廕止百戶酬報未稱詔與副使許逵各加正千戶世襲今王燾蔡懋德官爵事例與徐世言孫燧無不相同臣謹具列上請伏候聖裁如果臣引例不謬伏乞敕下吏兵二部將二臣應得贈廕卹與察覆其造墳營葬事例并乞敕下工部一體遵奉施行

顧錫疇張元長梅花草堂集序

嗚呼元長先生而竟沒矣先生沒吾邑其復有文章乎哉先是吾邑有震川先生所爲古文詞暨舉子義務在自得不顧世之譽誹維時王李才名盛天下屢以意示震川先

生冀相與助揚共廣聲價而先生不應也以故王李之徒故掎扼先生文使不得列於七子之林誰知百年之後竊其隻字皆得託於大家當時掎扼之者安在哉震川先生沒元長先生起焉所爲古文詞暨舉子義亦務在自得不顧世之譽誹而又不以震川爲宗大都崛強不屑羞從籬下生活吾邑之風槩然也今元長先生文具在讀之真有繪水必繪聲繪月必繪光之意每與人談論竟日不倦未有不聞所未聞而去者韓昌黎何蕃傳惜乎蕃之居下其所以施於人者不流也然而山澤澗溪之高下雨豈有擇耶其殆謂先生與先生與余內戚也不以余爲謏陋每進而譚古今之業因以其文相屬若余之可以傳先生也夫

余惡足以傳先生其亦先生之自爲傳耳諸孫貧甚饘粥不能給不忘手澤梓先生文十之六以公之當世余悲其志安忍無一言以識之

王志慶玉山高隱圖序

吳中山水秀麗高人韻士不得志於時輒寓意於詩歌書畫間以發揮其硯礪不平之致後之人得其片紙尺素寶重與球璧等玉山雖吳都小邑然其風流掩映獨稱冠冕在元有朱玉均璧其所摹揭鉢搜山諸圖恆有光氣上燭霄漢國朝王履安道嘗遊華山爲圖四十餘幅手自爲記至今傳頌幾與右丞輞川道元蜀江相伯仲他如范啟東暹屈處誠訥夏孟暘昂輩指不勝屈豈非其山川明秀之

皇朝詞林續修合志 卷四十五
氣涵毓者厚故後先輝映若此其盛與天啟崇禎間海內
時有寇警獨吳中幸無事崑之諸君子因假繪畫合素心
若干人每月必刻期聚聚則各出所長揮灑竟日或縱筆
狂舞得意叫絕或枯髯凝思腐毫獨賞畫畢出酒肴角采
浮白動輒達旦諸君子皆善貧不能具侈饌山蔬野菽欣
然會心觴咏之懷儉而彌劇其蕭遠閒曠之致真有古人
所莫及者間或遇疾病死喪之事則匍匐相救有無相卹
如左右手蓋其所託者技而進乎道約而貞乎命達而本
乎義非僅以散誕不羈稱世外逸人而已崇禎丙子時距
始事幾及數年諸君子因各肖其像爲圖題曰玉山高隱
而命予爲之序予因思社集諸圖傳寶於後世者惟西園

雅集爲李伯時當日所寫他如蘭亭觴咏廬山十八賢香
山九老諸圖皆後人以意彷彿摹肖以寄其景慕之思非
當時果有是圖也然則圖之傳豈非以其人哉今夫蘭亭
二林其湮沒於荒煙衰草者不知幾春秋矣而流連是圖
恆在陵谷滄桑之外若其無足傳者雖大書深刻炙手徒
熱姓名已灰甚有道其里居猶覺齒穢者夫無意於傳而
令人景慕不置或有意於傳而人之簡棄惟恐不足焉豈
人之好惡頓殊哉其所以自樹者必有在也諸君子或貧
無擔米或跡不出閭里顧能以千古曠懷岸然於泉石文
酒之間此豈無所挾而然者哉足乎己者深則慕乎外者
絕慕乎外者絕則行於世者久而愈光吾知是圖之與蘭

亭廬山香山西園並垂千載後之人想其風流低回咏歎
勿忍釋手寧有既耶又思朱均璧王安道諸人或生當亂
離或獨唱無和未免有不逢時之歎諸君子能於四方多
事之日偏享太平又有朋儔偕處嘯咏出入之樂較之朱
王諸人尤爲多幸所以談道講藝無負此泉石文酒者蓋
宜永思之矣予愧不文無以答諸君子意而爲序之如此
其姓名并附記於後歸文休昌世許滄溟夢龍沈開之石
張士美檳桂孟華琳張子柳檉張炳南宿徐孟碩開晉潘
若水澄顧伯厚宏許瑞玉瓊龔慧生定姚元暉曦凡十有
三人

王志慶瞻鄉民議與署侯錢希聲

賢侯加惠窮黎以城中各戶之米輸載鄉鎮平糶四野菜
色含鼓可期甚盛德也但斟酌情勢竊有疑焉自來平糶
不及鄉民豈獨遺惠蓋緣城居之民皆係逐末朝夕仰給
洗釜入市故當湧貴之時首宜優卹鄉人所病從古但言
穀賤傷農今雖蓋藏空匱勢亦難支然夏麥早禾終有所
恃情實相懸至言其勢則城居百姓比閭錯處朝夕稔知
所以耆里開報不虞隱冒不虞遺漏當發票之時大戶與
耆里沿門俵散以示稽覈故貧富多寡差爲可據鄉村遼
遠或四五家一聚或三四家一聚甚至一家子處炊烟莫
通卽老於是鄉者尙不能周知悉數若但憑耆里開報何
從稽覈且鄉間耆里與城中又有別城中貧戶與耆里有

等夷之勢脫有遺漏攘臂而起故防在隱冒鄉間耆里其
與小民不啻相臨勢必妄造鬼名專遺貧戶貧戶必不能
舍其常業入控大姓何況官府所以鄉間狡猾紛紛請乞
正其視平糶爲奇貨今但細察抱呈請乞之輩果皆藜藿
鵠面旦夕不繼之貧戶乎抑積年出入衙門稱豪鄉里之
耆里也耆里果真爲窮民之并日三旬而匍匐公庭乎抑
假公濟私希圖自潤而匍匐公庭也非謂鄉間耆里皆屬
不肖但耆里之濫飽良善者決不於此事作倡今日作倡
請乞者皆不肖也漕糧之嚴峻白折之重大尙有侵公帑
以飽婪壑况大戶之米名爲糶給小民者乎此猶鄉城平
日之情勢若目前更有異焉蓋以囂風未靖禁城白晝攫

金毀室公然恣行况於鄉邨僻處今欲轉米到鄉近或三
四十里遠或六七十里萑蒲之警在在可虞欲達所糶之
地已屬艱難運米之時地方或尙以文貌護持糶後攜錢
入城必遭伏莽卽或一二偶脫然以萬餘石之米紛紛四
出動經旬月其勢必不能始終益帖况今運米出境法禁
森嚴實是地方至計一開此端何從詰驗藉口平糶轉散
四方城中虛危何以爲計此又事外隱憂不可不深慮者
也愚竊有說於此可令賢侯之惠大沛小民之飢徧濟者
里無侵漁之窟大戶各有樂輸恐後之情則惟令以所派
之米各自贍其佃而已蓋鄉間萬口皆農也平日緩急尙
思奔控田主今各大姓以奉法平糶力不暇及故抑情未

申然各佃含怨饒篋棘七不無竊歎今若懸此令則公法不廢私情獲伸傾倉倒廩寧有所憚戶田萬畝者贍萬畝之佃千畝者贍千畝之佃則在出米之人不均而自均之勢也佃十畝者給十畝之米佃廿畝者給廿畝之米此又在得米之人不均而自均之勢也要知鄉間無不耕之民則贍佃爲救饑無漏之法故無煩稽覈自無隱冒侵漁不假轉輸自然四野徧給則施者甘心受者銜德視夫輦載鄉鎮聽命者里授之蟻聚鳥散姓氏里居不相稔識之輩其情當相去萬萬也設曰佃戶爲田主所劫以名應公而仍不給糶且奈何是又不然凡人略知利害未有不卹其佃者佃殷則田良今以不知何人尙奉法給之况休戚相

關者乎且衆實有口小民嗜利安能掩之設又曰佃田而外託居鄉鎮亦事工商情同城戶何以獨遣要此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而已試分別鎮市大小酌量口數令其開報卽將本鎮大戶及典鋪所派之米照城分給差亦易易凡愚所陳非敢以游移之說議神明之令正欲使法簡惠公事便情愜貧富自有相通永賴之情鄉城無吠犬擊柝之警耳蓋欲施德行惠必先使之盡其情而後其法可久故敢不揆塵露崇濬山海冀鞞鐸爲懷者庶或採焉

王志慶減價糶米議

米價騰涌當事蒿日好義者皆出所藏減價惠貧甚盛事也惜其法尙未盡善擁擠之間惟力是視老弱者不得前

一也力雄者冒領多籌分俵不均二也擁擠愈甚分俵愈
滯執工者悞程持貨者羈市三也囂擠之間殷貧莫辨且
殷多捷足恆致爭先本意惠貧反以繼富四也又或有老
弱致傷錢籌失墜冀望鼓腹不虞啜泣其種種弊端殆難
縷舉原其所由法不先立也今爲之說以啇里束戶因稽
戶定口如某巷屬某啇居民貧而應給米者若干戶戶若
千口因立爲一冊令有米之家量其所糶多寡給票各戶
沿巷稽覈貧富較然既無影冒不均且按戶散票持錢給
米人有定志不必爭先而囂擠之虞皆永杜矣然各啇肥
瘠亦自不均僻遠貧多囂市殷衆如啇中積米多而戶口
少者以其里開遠近定一界限通融酌量使得兼濟則城

中萬戶全給矣此法既立不惟惠均弊絕且更有多利一
曰通上下之情蓋以本啇之米給本啇之人凡此待炊皆
大家之前後左右烟火相望者也小民無知每以貧富不
均眊眊疾視今行此實惠則感德之下休戚自通乾餱不
愆百里協比平居敦睦緩急相蔽皆由此矣一日寓保甲
之法今保甲之法未嘗不行止具文耳然小民奉令則互
委逐利則爭赴今給米雖止貧戶而沿巷稽覈殷貧總載
此冊一成不易凡戶口多寡及其中務本游蕩皆可別覈
良善興行而奸宄亦因之知戢矣一日警游惰之習古云
勤則不匱故小民之貧者類因偷窳然居恆每不自策而
相形可以觀感彼見同里有不待給米之人則俯仰之間

皇朝詞林典故卷四十五 文三
瞿然自厲將見比屋機杼競思生殖不至寒餒無聊未必
非激勸之術也一日增好義之情凡人之情委惠於溝壑
則賢者亦阻形德於歌頌則中人皆勸向來以擠擁不均
之故致令義士縮瑟今升斗皆為恩波所捐者約所濟者
廣凡有懿德誰不益思奮乎眾弊既絕多利復生何憚而
不為此故某熟籌之平糶之法無如先以戶口成冊為急
而戶口成冊又當即以本畝大家身自開報為據也若復
委之耆里參之胥吏則必多上下舉成法而壞之矣抑愚
又有感焉萬歷戊申之災三吳俱成巨浸災傷甚酷然米
價不過每石一兩此時比戶各有蓋藏間井晏然並無平
價均糶之說何至於今荒不若昔而價轉騰涌且十室一

空未已也嗷嗷之民訛言如沸不逞之徒藐視三尺剽劫
公行冀望風塵以思一騁者比比而是矣此則根本之憂
非草莽之士所宜言也但舍此不圖馴致堅冰即區區升
斗之惠拱揖而進之彼必不屑就是則司世道之責者所
宜目不交睫食不下咽者也此已卯秋日之筆庚辰夏郡
中飢民蜂起崑亦相煽松陵
禾上皆無安枕古人云不幸而吾言之中其是之謂與目
今懲創緩靖正費講求失此不圖橫流何已掩卷為之浩
歎慶
又記
朱集璜與高水丞書
水利一事既左右職掌但中間端委不可不悉邑有吳淞
江自震澤西來委輸諸山之水自崑歷青浦華亭入海此
一大幹河也初河身闊一日可兩渡後並澱淤成土田今

歲大旱中間帶水容五石便費推挽此尤僅事也蓄無可蓄洩無可洩邑歷受荒首坐此然屢經奏聞終成廢閣蓋爲公費浩繁非二十萬不能辦故人能言人人不可爲也治幹者利百年治支者功數歲今姑置百年言數歲則治支亦有說敝邑西北多深窪常苦水東南高亢恆苦旱水年窪田輒成大浸然有菱蘆魚鼈之利民資以活旱歲高田彌望赤土土愈瘠民愈窮今十三區之痛毒蓋坐此西北防水不過勤築田圍東南支河須時挑濬不濬則無以蓄水田大敗故一邑水利畸重東南計江以東有車塘翁浦夏駕大小瓦浦木瓜雞鳴塘西則有橫塘周巷珠浦張浦安橋文浦石浦道謁浦總東南也諸條雖有河形多

成平陸其間或有涓流卽間令開挑而從前水吏止自飽常例其役又苛索窮民工用徒耗無益民生甚至削兩涯之士反實中虛取土色之新更乃大壅不獲利乃更得害今若銳意開挑去弊興利則蓄洩有時不至盡仰天工縱吳淞不卽開積困宜少起今或就諸疏並急中擇其勢尤急利尤大者則莫若開濬車塘翁浦橫塘三港三港不濬則近港土田俱不溉又三港爲南北捷徑凡走雲間一郡及邑東南諸區者輕舟道此縮地嘗得數十里近苦河流塞一應公私船隻盡從江行窮日力不達又江中處處多賊不分早晚肆劫罔忌兼粟甚貴民間運租及漕粟入城者旣涉行道多憂劫掠若三港通流遂無此患急用疏之

爲至務也車塘喬浦名爲二其流則一延袤可十二三里
邑之果珍李柰夜光珠稱等區所必經也今若開挑當計
河身爲丈若干深挑爲尺若干先就近港兩旁得業人戶
按資水利多寡應出工若干有力者出力無力者對工給
費若業戶未足濟工則於茱葭安亭諸處道里必經者設
法鼓勵使中上戶酌議任工若干蓋是港之開盡人歡欣
宜可衆助有成也橫塘亦十二里時濬時湮潮近故淤積
亦易也形家云係邑巽水尤不宜令竭此則邑之露結爲
霜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劔號巨闕及以上果珍等區共入
之路也其津貼宜資前露結諸區緣果珍等區先有車塘
二港也須酌量有法訪求公正不欺之人經紀其事使人

不知勞而工深可久此事成便可次及前此諸河資漑利
涉所濟甚大又魚簍阻絕水利害甚烈簾能織水使不流
且其下植簾欲固必填土高尺日積沙水不刷沙雖求不
淤其勢不得抑又甚焉水不動駛因生積草積草不除河
流變土今數里之中常有幾斷一斷阻水常得幾寸易盈
易涸患莫大矣前台臺念此竟拔之甚善茲聞所在多再
植者務在必去亦水利要端也

邱民瞻朱以發觀復堂稿序

君子之立言也有期爲傳者有期爲用者覃思研精冥觀
幽墨搜荒古以賦博弋禪元以志奇此期爲傳者也發抒
性情昭晰理道論事則立而可行揆勢則換而有統此期

爲用者也朱子之爲人也遠矣紛華勢利聲名角逐之中無其人焉豈夸多而鬪靡者乎吾視其養也深矣隱淪無壯激之容在貧多燕衍之色從容晨夜吟嘯自如豈好炫而務詭者乎乃所爲觀復堂稿質而雅簡而令廉而多通莊而有節雖世所稱能言之家殆無以過之也有仁孝之思有物與成教之概有經國救時之略諸如水利漕兌薦紳先生宿儒老師所不能詳者一一指其源委折衷衡要嗟乎朱子而出也其集固與會昌諸集均稱明決哉言足以爲世用徵其學之正而不迂篤而不浮非徒無永叔飄風之歎也

又前此書其原兼論水對不盡
葛錫璠司訓堵先生生祠碑記

學博之有生祠吾郡邑未聞也卽余向年薄游轍跡所至歷齊魯燕趙中原亦槩乎未聞也有之自先生始問何以祠先生也先生解崑邑訓任擢觀城令之一年諸博士弟子思先生德不置故有像以奉先生猶先生之在崑邑也先生超然物外不求聞譽祠非先生意也而沐浴雅化者相與尸而祝之俎而豆之則又非先生所得辭也祠成有以記問余者余時讀禮謝不敏又三年余服闋諸庠友申前請益力夫余交於先生最淡而知先生最深諸子託門下士則受先生恩最摯敢以弗嫻於文辭竊嘗有慨於今之譚仕宦者輦願於功令之嚴而以爲英主難事也蓋上自兵農禮樂諸大僚下逮錢穀簿書諸外吏一切以法繩

之至廣文一途無官守言責之寄似可稍寬以明人主優容更老至而仍不相假屢責學臣不時糾察則作吏於今之世不綦難哉雖然非真難也難在今日之人心不難在今日之世道難在臣子之分義不明不難在君父之報稱難塞此何論官秩崇卑卽如廣文以課士爲職非直規條可攝文治可繩祇藉此真實心沁入多士之肺腑品識樹立恆必由之今試問天下廣文所以課士者與其所以課心果能不二乎哉歛若耳目一若心志寄神沖淡無欲無營閱世以練才靜觀以灼變立身揚名致主報國無負完璞之用若不能一其心是謂不誠甯惟獲士治民事親信友數端必不得以處功罪嚴明之世必幾於殆則安得謂

英主難事事之者非耳今觀先生擁皋比教崑士金口而木舌之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嘉篤實黜浮夸卽以其課心者課士行之四載而士習翕然丕變天性至孝失嚴依慈以有成立厥後母亾終身思慕見人之有母者如見其母在故在崑山時聞貧士有母而以贄來者輒卻不受曰願子以是供北堂菽水因有分俸贍之者至夫重行誼鎮囂紛祭器有考先賢有述蓋逢季世而登諸古初士生其間不啻身游顏閔之堂矣於是一時上臺重其品行靡弗越格優異學使者特疏以薦天子乃考最焉擢令以去旣去而思不輟去久而思愈深祠而像像而見必敬過必式低徊而不能去學博之所難而先生易之海

內之所無而先生有之可見直道猶在膠庠間誠無弗動
殆謂是耶夫先生不求名而名隨多士於先生義不至阿
其所好是皆盛而可紀美而可傳也於是乎書祠在由義
齋之後層基構楹重門設席始其事者陸生納董其成者
夏生暉暉歿而承兄之志以告其終者則暉弟珣也先生
姓堵名應畿字心瞻常之宜興人

王可大上工部尙書徐復齋書

恭聞峻陟台鼎雖爲天下蒼生慶忭而不敢輒奉賀啟蓋
明公自及第時卽有康濟蒼生奠安社稷之志茲遇聖上
簡注柄任方隆展布素抱實惟其時矣天下事經綸燮理
咸賴嘉猷而山人所知者東南一二利弊敢略陳之倘蒙

少垂台覽見之施行誠東南之民無疆之福也吳中田土
高下肥瘠不同故稅糧輕重亦異周文襄公七則之法踵
行已久近年有司欲便查算遂假率耗之名均爲一則殊
不知肥田減糧固爲得利而瘠田增稅貽害無窮每遇災
傷之年拘以起運之數不得蠲免則肥田猶可支持而瘠
田坐受賠償之苦逋負愈多今宜查照古額復還舊則仍
別議良法以革吏胥挪移之弊庶幾肥瘠均平民無偏累
而稅糧亦易完矣舊制十年一撥均徭以殷實人戶充當
此差役之法也近年富民規避免役有司審編不公創爲
雇役之法凡官戶民戶單丁女戶一概輸銀雇役而所輸
之銀半歸貪吏囊橐至十年均徭之期仍復審編是差役

與雇役並行歲歲不免而有司以此爲羨餘之財靡費無節歲歲加重將來之害不可勝言今宜查復舊例十年一撥而九年之內毋得輸銀庶幾富者一勞永逸貧者不困於誅求矣京庫折銀凡三項有金花銀官布銀有白銀准折既有輕重解運亦有緩急周文襄公之法舊冬徵倉糧來春徵白銀夏徵金花銀秋徵官布銀卽所謂用其一緩其二也近年混作一項折色銀俱於冬間併徵小民終歲勤動粒米未入枵腹遽欲糶賣完官來春何以爲耕種之資本若稍稽限期則筆楚酷虐殞身溝壑者有之今宜照舊分作三項量其緩急漸次徵收庶幾民力少寬而官課亦易辦矣以上所陳皆因舊章成憲爲有司率易變革遂

至貽善於民得賜一言諭撫按官究心查復則東南之民受福豈有涯涘哉宋王荆公行新法以殃民今明公復舊法以福民相業之污隆奚啻霄壤其他疵政頗涉瑣細者不敢覩縷大率守令廉貞則百弊自除近年上官蒞下邑但知訪察細故而貪酷之吏悉置不問是以縱恣成風得賜一言諭撫按官以激揚屬吏爲首務勿專以送迎承奉爲賢能何患吏治之不振也東南固明公嶽降之地而實財賦所出苟日就凋瘵關係匪輕近以誅求繁急民不聊生寇盜漸起能勿厘君相南顧之憂乎倘因芻蕘之言有補於相業之萬一山人以狂妄得罪於台座下所不敢辭若迺論道之餘默贊聖上以節儉裕天下之財力以寬仁

養天下之元氣而廟堂諸老皆爲明公所倡率以獎讓抑
競正天下之士習此皆縉紳蒼生所深望於明公而非山
人所敢言也臨啟不勝瞻禱之至

張魯唯呂侯松碑記

崑邑有馬鞍山晉時陸士衡兄弟產此以文章冠海內人
以玉出崑岡比之而崑山始名洵乎地靈則人傑而山脈
之不可不培也馬鞍山屹立城內峯巒特秀國初承兵燹
之餘林樾濯濯無存宛平羅公來令崑遶山植柏歲久鬱
然成宏之際五科三見鼎元而八座京卿多至數十家於
時追念羅公呼爲郎官柏立石頌焉嘉靖以後則古柏戕
盡矣萬曆丙戌柏鄉呂侯兆熊至登臨有感捐俸徧栽以

松懸令禁樵採加以灌溉未幾松聲如濤近撫遠眺頓復
舊觀從壬辰迄今鼎甲元魁接翅而卿寺宰輔復還世廟
初年之盛士大夫之思慕侯猶昔之慕羅公也今癸亥冬
余年家許豫菴椿齡旣葺侯祠於山之南復立碑於馬鞍
通衢屬余勒數語以告往來者余思顧文康公慨邑氏墳
墓纍纍聚此山爲之代其歲課蓋百年矣乃呂侯栽松以
固山脈而發其森秀且以助孝子風木之思是何可不銘
侯頌侯而嘉與護惜乎凡僧寮與民間共宜遵約有干禁
翦伐者聞於官庶呂侯之蔽芾茲山足千秋也時天啓三
年癸亥冬日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四十五
崑山壤地居吳郡之中西迎太湖之水東又扼於沿海岡
身所謂形如釜底是也自吳淞壅淤則西南之水橫溢白
茆阻塞則東北之水逆來僅婁江一綫紆紆徐徐引注入
海而近已填塞於海沙則為崑山計將如之何四境田疇
惟東南壤接嘉定者高亢苦旱其南境之鄰長洲青浦者
即多卑窪至於北鄉皆障水成田水瀾瀾行田外常高於
田數尺暑雨一晝夜幾與江通每大浸時登玉峯一望茫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四十六

藝文四

國朝

孫元凱崑山水利議

崑山壤地居吳郡之中西迎太湖之水東又扼於沿海岡
身所謂形如釜底是也自吳淞壅淤則西南之水橫溢白
茆阻塞則東北之水逆來僅婁江一綫紆紆徐徐引注入
海而近已填塞於海沙則為崑山計將如之何四境田疇
惟東南壤接嘉定者高亢苦旱其南境之鄰長洲青浦者
即多卑窪至於北鄉皆障水成田水瀾瀾行田外常高於
田數尺暑雨一晝夜幾與江通每大浸時登玉峯一望茫

然爲湖農家雞栖水窟僅見屋角如螺耳范成大水利圍田說云今之岸塍去水無幾人單行猶側足坎坷斷裂纍纍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備糧種安所得餘力及畚鍤婦子持木杵探污泥補綴空缺纍塊亭亭一蹴便隕謂之作岸實可憐笑霖雨時至便與江湖同波嗟乎此言其於崑邑低鄉不啻如圖繪也是宜於邊鄰湖濱處增築長隄使高五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必於歲冬水涸潦乾時手足所及土皆可取歷春夏半年雖有盲風霪雨土已堅定較之臨時補綴客土杌隄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東南高旱之地惟在疏濬港溝以引三江之水大開吳淞婁江以利入海之道使旱有所澆潦有所瀉則高田

常稔而下田亦鮮患矣

孫元凱城內水道議

崑山固婁曲古邑聚也馬鞍一峯峯然峙於其北而至和塘水從留暉門至賓曦橫貫於其中自至和塘引之北達於拱辰門者曰山塘涇自至和塘引之南環於縣治者曰市河俗稱玉帶河其東近賓曦引之南折而達於迎薰者曰東城河其西近留暉引之南折而達於麗澤者曰前後篩穀浜東城河尚有涓流而中灌於察院前者西北已淤前篩穀浜尙成通衢而東注於後浜及全相清風明月三橋者皆爲居民所填占構市廛於上近麗澤門內自舞雩橋達於陳老橋葦菜橋者尙通舟楫而葦菜以東達迎薰

門者壅絕矣啟元橋以西可達於狀元橋而高平橋以東
達於酒坊橋貫於寶月橋者壅絕矣張家橋以西可達於
無不利橋而平橋以東達於茅家橋貫於北道堂橋者壅
絕矣譬如人身胸膈障絕則百脉不靈何以濬江湖之秀
而通往來之利哉至於玉帶河淤塞而縣無行取之官邑
鮮高陟之宦民無殷富邑被干戈其爲腹心之患有不可
勝言者從來主篆者屢欲疏之而阻於豪門大姓市僧奸
徒不能遂其事大可歎也若非大破情面上請憲檄按故
道於版圖復河流於往昔拆其占造之基夷其霸築之地
崑城水利日壞一日矣倘其假開濬之名肆苞苴之實占
屋不卸占基不鑿虛應故事貽害無窮非生所樂聞也至

於環城浚濠皆分引婁江之水其自西南至東直達玉虬
橋者卽松江太倉州運道尤不可不時加疏濬也

陳瑚乞米養萬夫人序

崑山自昔稱望縣鄉大夫士皆修譽聞重名節勵廉恥而
自甲申乙酉以後疊遭兵戈饑饉之慘益爭爲任俠好義
急病讓夷之行此雖其風俗之厚亦二三君子有以維持
振起之而致然也黃岡懷侯萬公邑之舊父母也其夫人
暨猶子以公故牽連郡獄邑人聞而流涕曰公邑之舊父
母也吾儕畏 國法無孫賓石之複壁以免公於難顧其
夫人何罪其猶子又何罪誰能以王政不孥之義上告者
乎晉子恤功投袂而起曰噫吾志也乃偕徐子蔚功戴星

涉水徒行百里哀號呼泣於郡伯之庭郡伯義二子之爲如其請諸子合甫盛子珍示葛子瑞五葉子九來相繼爲余述而歎之已而合甫又謂余曰公邑之舊父母也此豈獨一二人之責哉今二子旣爲其難者矣而或使之饑餓於吾土地吾恥之子其爲吾序其事以乞升斗之養於鄉大夫士鄉大夫士當有應者余惟公之爲令也甫踰年而流風遺愛猶在乎人不幸身當時變有中山狂人之事斷頸絕脰以死曾不能庇其妻子以至幽囚桎梏之不免焉亦可悲矣而猶賴有恤功蔚功二子無所顧忌疑貳而爲之周旋上下於患難之中乃合甫之意又欲鄉大夫士分載其半而使二子無獨爲君子之恥此雖一事而其所以維持振起乎風俗者顧不大哉余又聞公有僕三人尙繫於獄而胥隸某某輩朝夕供橐饋無倦色嗚呼人之欲善也如是是皆不可以不書者也

陳瑚築圍說

善治水者必先治田善治田者必先治岸有一丈之岸則障一丈之水有一尺之岸則障一尺之水蓋低鄉之河容受衆流較田反高若非四圍築隄則蕩然巨浸不可復田故古人治低田之法大約岸高二丈低亦不下一丈大水之年江河之水雖汎濫衍溢而隄岸尙高出於塘浦之外則水不能入於民田民田旣不容水則塘浦之水高於三江三江之水高於大海不煩決排而水自湍流此低田之

賴圩岸甚於都邑之賴城郭也崑山之田居蘇郡之天下而二保之田又居崑山之天下三四年來歷遭水患稞粒不收則二保之中又蔚村爲最蓋其中有甚場清盛荒霜等字一十八圩其田不下萬畝一遭水發則鹽鐵七浦之水自東而來巴城陽城之水自西而來總以村田爲壑訪之父老皆云歷數十年未見修築隄岸實因田界州縣二治圩段太廣勢如連雞相與袖手坐視因循不治小民一遭水澇工力難繼且蔡涇一帶佃田之家不以農務爲急往往破損古岸逐取魚蝦之利至於大戶管租之人利於田荒其間報災分數得上下其手因以自肥於是彼此耽悞日復一日而村中之田遂成一積荒之勢矣嗟乎天時

雖有水旱田畝卽有高低而救弊補偏裁成輔相則存乎其人第人之常情但見目前不規久遠往往借小費而悞大計愚嘗約畧其費爲田一畝當出粟三升爲田十畝當出粟三斗百畝之田出粟三石歲當入租百石是以三石而易百石也千畝之產出粟三十石歲當入租千石是以三十石而易千石也較之歷年賠糧之費有出無入相去不萬萬乎蓋旱則開河水則築隄所謂因勢利導甚便之舉也田主出財佃戶出力所謂同舟共濟不易之分也當此之時大戶苦於賠糧小民迫於饑餓人情所欲不謀同辭苟非及時舉行則村岸終無修築之期村田永無成熟之望不將使數百年來之沃壤竟爲滄池藪澤而已耶愚

於其中田無寸壤然目擊心傷竊同村中二三友人私行
勘丈畫爲圖式并條列事宜仰冀仁人君子之採擇焉

築圍事宜

一本村場字圩甚字圩上柏字圩下柏字圩小字圩南鱗
字圩北鱗字圩東維離字圩西維離字圩大莊離字圩
小莊離字圩郭存表字圩清盛字圩荒霜字圩歸字圩
共十五圩東北一帶接連太倉州界防備字圩松菜字
圩范先字圩共三圩通共十八圩周圍十八里內田若
千畝業戶某人佃戶某人田甲某人畫爲圖式一樣造
冊三本一呈縣一送本區大戶一留村

一圍岸分段須別難易自斜塘而南至瀾漕而西以及宋

涇而北至西堰而止其田稍高其岸稍闊爲易段自橫
涇而北至蔡涇而南以及宋涇而東亦至西堰而止岸
已全沒田又低窪爲難段大約東南爲易西北爲難須
酌量緩急分工派段庶爲均平

一每圩必有田甲太倉謂之圩長卽周官土均稻人之遺
意凡田事責成田甲則易辨如治兵之有什伍長也其
間或一人獨充或二人朋充村中十五圩共二十餘人
大約田甲一人所管佃戶十家爲率當嚴其督課厚其
體恤免本身工役田主仍照所種之田給米以示優異
其有舊無田甲者僉報夫長一名代之

一田圩旣大工役旣眾非擇人統理則散而無紀須於村

中公推一二公直勤慎者總管其事仍免田若干畝起
工之日總管督催田甲田甲督催佃戶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庶幾有所統領而無渙散不一之弊

一本村田圩既廣圍岸坍塌積數十年凡西自莫家區平
莊田一帶其田數萬皆以本村爲藩蔽今一舉行不獨
關係本區并爲鄰區永利其總管任勞任怨須不畏強
禦實心幹事工成之日請縣給獎示勸

一照田起夫大約二十畝出夫一名十畝者二人朋充五
畝者四人朋充其年老鰥寡免其工役

一先期幾日插標分段令田甲播告各戶至期照段如式
挑築田甲躬行倡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某日起工某

日完工不許歸家午飯致悞工務有不依期不如式者
輕則罰酒犒衆重則稟官枷責若田甲不行檢舉并究
一分段之法易段三十步爲一號難段十五步爲一號其
間舊岸不無高低廣狹須酌量工力難易分別均派每
號則定一椿上書第幾號某圩田甲某人以便稽察
一岸之高厚以水爲準大約離水六尺其蔡涇一帶雖係
難段然屬裏圩又非外塘可比則以離水五尺爲準須
每段分插標記或先期築一樣墩爲式亦可
一蔡涇一帶田中尙有積水須先期着田甲催佃戶車戽
極乾以便起工

一東南一角三圩係太倉州界一齊起夫興工仍公議果

直隸州縣志卷之四十一
七
敢任事者一二人總管其任其縣界之人有種州田者則築州界之岸其州界之人有種縣田者則築縣界之岸毋得彼此推諉

一築岸之期起工太早恐寒天冰凍不能堅牢太遲又恐春水漲發不及終事今擇於正月解凍之時起工約於二月完工

一取土修岸所毀田畝本年量減租額卽着甯泥填補次年仍照舊額償租

一岸須樁杵堅實凡下腳不實則上身不堅務期十倍工夫堅築其底然後漸次累高加土一層又築一層每加一次須築一次此一勞永逸之計又蔡涇一帶難段難

於一次完工須先築一次完後卽築南邊易段易段完後再加築難段一次庶爲堅牢

一古人云有田無岸與無田同岸不高厚與無岸同岸高厚而無子岸與不高厚同子岸者圍岸之輔也較圍岸又卑一二尺蓋慮外圍水浸易壞故內又作此以固其防圍岸一名圩岸又名正岸子岸一名副岸又俗名塌畹今議得正岸面闊三尺腳闊六尺塌畹面腳俱闊三尺一齊修築

一古者阡陌之世凡圩皆有圍凡田皆有岸卽通力合作八家而止近世大朋車之法牽連百家此後世權宜之術而非古人之制也故圍田無論大小中間必有稍高

稍低之別若不分彼此各立餞岸則高低互相觀望圍岸雖築不能全熟法於圍內細加區分某高某低某稍高某稍低某太高某太低隨其形勢截斷另築小岸以防之此家自爲守人自爲理之法

一本村壩堰必在春水將發之日稍爲遲緩村中水大每壩亦無用最宜早備其小者皆係附近居民看管其大者如方家橋堰郭母渡堰大浜堰西堰宋涇堰則議村中人家田稍多者分任其應壩堰時大戶量給酒米椿筴庶使易辦以上二條尤善後事宜皆爲至急

顧炎武與公肅甥書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而

四方州縣以此爲苦憲檄一到卽報無書所以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爲本粗具草藁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爲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薪俸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藁之成猶可辨其涇渭今日作書正不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完

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速
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
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
亦有如谷霖蒼以張延
登張華東爲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
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
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顧炎武鈔書自序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
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
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卽有刻者
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間家道

中落而其書尙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闖
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子遺焉洎萬曆
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泣方鎮三四清介之
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
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
祖每言余所著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
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子又
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
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
來羸賸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尙
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

爲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籠
稱爲多且博矣自少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
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
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
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
數千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
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
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
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
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
一歲卽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

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
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
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
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
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
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
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
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
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
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
而言猶在耳乃泫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

皇朝兩界續修志 卷四十六 禮儀 二
經之士其學蓋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

顧炎武停喪不葬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魏晉之制祖父未葬不聽服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凶吉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生者猶然况於既歿是以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元坐父法秀北征尸骸不返而昌元宴安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振武將軍邱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入仕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唐鄭

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後周太祖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衰俗薄風化凌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埽地而祭尙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長之家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曷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縉紳不

許入官士人不得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朱用純與徐侯齋書

伏蒙高誼爲先人撰傳見示兼拜手教慇懃備至恭讀迴環感而繼泣泣而且愧嘗論弟子受業於其師得以行成德立者雖曰淵源有自陶鑄有資亦由天挺人才其精神志慮自有以奮興而遠到也惟其才之偉傑爲與道親故其於師門之一言一動一步一趨皆有以得其指趨而受其裁成古來所謂見知聞知皆是道也不然則雖日遊鄒魯之門牆日接闔雒之几席亦何自而知其所以爲孔孟所以爲程朱也哉而其所得於師門者復有以身著之以言顯之之不同顏曾之於孔門奉無隱之傳不言之教神明

明默成以馴造道之極致而不聞頌揚孔子之爲聖何如其至又何如其大此所謂以身著之也自孟子謂知足以知聖者則皆曰汗不至阿私所好雖有若子貢宰我三子之德行若不逮夫顏曾而其善言孔子則亦未有若是精實至當者恭惟老表兄執經先人之日某尙在童蒙顧亦嘗廁處其間竊見我侯齋篤信之思固已與諸從遊者有別維時侯齋科名甚早志氣甚盛方謂大其師承者在乎經國家而利民人不謂先人旋踵尊先公之後痛從彭咸遺則而我侯齋亦遂屏居士室抑何不幸然而四十年來履非常之危遇歷百折而不同同於一日則於師門之所承傳亦旣身著之矣雖始也入奉趨庭之命而又出聆函

貞孝同縣續修志 卷四十一 三
丈之誨既也內懷偉元攀柏之痛而又外深端木築室之
悲然自非天挺人才自以其身維繫千古之綱常羣倫之
名教亦安能在三之際盡孝盡義若茲也卽不以其文爲
先人揚芳播烈而後世皆知俟齋徐先生爲節孝朱先生
門弟子其於先人爲有光而滋重也多矣况復舉先人一
生綱常節烈彙而爲傳則是身著言顯一人兼之以先人
之名德大節或不負乎斯文某則何幸而邀此榮施蓋自
顧不肖幼聞嚴訓又得以中表子弟仰觀尊先公大君子
之未光而且蒙先人之澤與我俟齋契誼深厚垂五十載
然而悠悠畢生無所振奮卽比於沒溺塵溷者差若有間
然不過朽株枯木同焉腐廢旣不能以行諸身者發揮先
人之遺緒又不能以其言導揚萬一能無愧與能無愧與
若夫銜感之忱充溢五內子瞻謂多言何足爲謝仰祈照
悉不宣

朱用純與徐道積書

昨重擾謝謝收米規模諸公酌議已定甚善甚善其管催
裝載一項弟所以不無過慮者地有遠近家有饒乏用心
有厚薄種種不齊故難概視地之近者令各戶自送到倉
此不必言地雖遠而管催人舟易便善念有餘者亦自收
貯彙送第恐道里旣遠資力復詘其念又未必孜孜慕義
者正不可不爲之計耳以弟觀之管催最爲勞苦最宜優
恤稽報各農一勞也放則散給領票收則散給催單二勞

也統率窮農領米三勞也至於督催還米尤爲勞瘁各戶零星四散又皆極窮極苦之人領米則歡欣恐後還米則逡巡不前卽曰遲則利重然當有米在手視三分利亦不甚惜及夫米各散去塞默坐視本米亦闕此時爲之催者不亦難乎管催之於本倉初非有情分聯屬旣勞其力以奔走又費其財以輸送又責成在彼不容少有虧欠彼固各有職業亦何樂而爲此強者必需索於窮農弱者必畏倦而謝事則於本倉其有益焉否也在今日第一要領最宜提清此舉是爲尊府行善非爲尊府計利則當爲此舉圖久遠長策不當苟循目前小便凡事不可無法立法又貴能守寧周密毋疏漏寧固執無融通諒吾兄自有鑒裁而將來任事諸兄必見及此無庸弟之贅辭也弟於邑中善事類不與聞加以年力衰頽意計迂拙過承下訪謬發芻蕘目今已喜大事將成自後惟與諸鄉農歌頌明德此外不能復效萬一之思矣并布幸垂諒悉不宣

朱用純顧亭林先生集序

天以五行生萬物地以五嶽奠萬方聖人以五經教萬世其功同也蓋聖人稟五行之秀鍾五嶽之靈故能於天地之心無所不體天地之用無所不達而以其五經輔成天地生之奠之之功然聖人之得志於時者類皆敷五教以爲治其作爲五經以爲五教又皆聖人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故後之君子抱道秉義無所施於世不得已而立

說著書以垂後者要皆不越乎五經之範圍然或得其溫
柔敦厚或得其疏通知遠或得其潔靜精微或得其恭儉
莊敬或得其屬辭比事正所謂聖人之道大而博學者不
能徧觀盡識而皆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吾鄉亭林顧先生
以經綸天造恢張帝略衽席民生之學而履天圯地裂國
破家傾流離奔走靡有寧宇之遇然其遇固極時數之奇
窮其學則極古今所大備蓋遇不足挫其所學學適以愜
其所遇故其軌轍之至賢豪歸之學士師之罔不擔簦負
笈風靡景附而網羅之所獲講論之所發投報之所言輯
而爲書散而爲文蓋不啻千百卷顧好之者徃徃爭相傳
誦爭相乞假以故多所放失晚乃歿於山右其子衍生僅

於羈旅之中倥傯之際收拾百一囊而奉之先生之從弟
巖猶子洪慎扶喪南返又稍稍蒐訪迺以示余而委余爲
序余謝之曰先生一生遊歷幾遍天下所交魁人傑士亦
幾遍天下而猶未有序之者余何人敢贊一辭乃強之再
四因受讀卒業而歎先生之學瞻矣先生之文偉矣其砥
礪末俗之澆訛則得之詩者多辨論國家之治體則得之
書者多窮析義理之精深則得之易者多是是非非不容
偏假則得之春秋者多事事物物不苟凌襍則得之禮經
者多然此猶分別義類而言也若其沉浸乎百籍貫穿乎
百代則所爲千百卷者亦何篇何章非詩書易禮春秋之
意趣洋溢於筆墨之間蓋自聖門文學爲科而說者謂著

之詞章者爲文博其探索者爲學竊以爲秦漢以來如先生之文者有矣未有能如先生之學者也然苟未有能如先生之學則雖謂未有能如先生之文可也若夫先生時與道左用無可顯因以其歲月馳驅齊魯燕趙秦晉之邦江山雲物陶冶胸襟而一寫於著述如昌黎謂子厚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雖使子厚爲將相於一時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又如馬賓王謂司馬子長南浮江淮北過大梁西使巴蜀東適乎夫子之鄉而觀車服禮器之盛故其文縱橫出沒萬變無窮此皆僅與文章家較彼此之短長非所以論先生先生之學後世苟有能用之者雖以之經綸天造恢張帝略衽席民生而翼五經以達天地之用何多讓焉何多讓焉

朱用純重復五老圖記

有宋睢陽五老圖爲吾朱氏重寶其所由來與夫復得復失之故昔賢題識詳矣最後爲族兄汝任所藏歲乙酉用純侍王考避兵於其家得拜觀王考因題其後勉以世守嗣後離居遷徙莫或會遇惟弔汝任兄一往亦無暇問及五老圖也旣而知汝任兄歿子履新貧無所殯質金於郡城朱氏申相國昔以此圖歸履新高祖具川公云奈何屑越播蕩委之他氏豈履新忘是語耶然亦不久當謀復耳越在戊申元日族孫詒烈來拜祖像以此圖猶在朱氏將復轉質告吾兄弟吾兄弟惋愕久之奮然有購復志而自

春入秋交相痞病及秋方暮則聞此圖爲陸橋顧氏得矣顧氏蓋汝任兄及子履新兩世皆母家又婦郇也初甚秘莫悉得之者名氏今歲季春元恭歸子適相會飲語用純曰有君家重寶在欲觀之乎亟迎問得非五老圖耶曰然以是知得是圖者顧君天忱也天忱請和五老原韻詩故在元恭所詰且用純兄弟祇肅往謁顧見囊篋蕩然縑素零亂非復當時舊觀悲愴不能自勝退而亟爲釀金之計次第以所受館穀相償凡得十金以請復於顧時仲夏之月也天方降災霪雨大風四野漂蕩人不聊生而用純不敢廢其志請屬再四顧氏亦多有樂成斯舉者金又益其二三至於孟冬而後得復焉自用純初發志迄今幾三年

此圖之在崑山亦二載其必遲之又久乃復者豈信如元恭所謂干支相配數年六十萬歷庚戌歸自申相國今茲庚戌歸白顧氏有定數與復之日亦以庚戌良足奇也旣歸齋宿而告諸祖祠憶昔奉侍王考拜謁不三月王考見背今日獨不見茲圖之復其能無感慕與而高王父別駕公故有臨本王考復裝潢之悉錄宋元明諸公題識卷帙爛然以無原本故特摹寫以示後人今而後原本并藏高王父暨我王考如在之靈其喜悅可知也然甲子一周歷年未幾已有失而復得之感則保之也匪易用純今未有子後之守是圖者其亦恪承先德思難圖易必無復有屑越播蕩之痛而後爲我祖我父之子孫也戒之哉

徐乾學與友論社倉書

頻年闊隔聞問缺如瞻仰之懷積於陵阜知先生操行彌篤爲善若不及旣以飭躬兼用澤物可勝委服可勝仰羨社倉一事自少時奉先人之誨卽誓心力舉懷此三十年而未酬蓋寤寐耿耿久矣今愚兄弟輒各捐米千石稍爲鄉邑凶荒之備而身羈輦轂間不能追從諸賢後塵講明條約頃者兒曹南還特令奉教左右要之此事雖輸財極不易猶可共勉惟規畫經久推行無弊此爲最難所望先生與同志諸先生悉心區理俾得盡善苟有利賴及於鄉里則皆諸賢德惠所貽非愚兄弟之所敢有也竊見所刊條例至爲精密但恐一聞當事仰借護持將來遂成官物

借撥那移無乎不可其勢轉不能歷久所以區區之鄙懷欲仰煩良友經營不敢別倚當官彈壓卽邑間自有公舉不妨並行非敢專爲善之名而昧與人同之義也此米一出卽爲大共之物小佻不過使之記出納耳諸所未盡幸詳語兒曹俾之遵奉麾指百惟垂意弗罄願言

徐秉義賑饑錄序

自古賑饑之方載於傳記見於史書至詳至悉而後人動稱救荒無奇策其故何哉蓋古今異勢官私異情有得粟之難有任人之難有立事之難周禮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漢下巴蜀粟致之江陵汲黯擅發河內粟以賑貧民宋文帝以會稽宣城二郡米穀百萬斛賜遭水人當

時郡縣在在有粟隨取隨給此郡不足則彼州有餘可以通融灌注今東南輸粟盡入太倉自漕運外無留官者就令朝命賑饑亦無見粟古亦有官無粟而取之於民者則或懸爵賞以勸富民設重募以招米商要皆出自官府而非民間之所得爲故曰得粟難也漢獻帝令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作糜粥尙有虛冒親於御前量試乃知非實况名籍上之里甲俵散出自吏胥者乎富鄭公青州賑饑令官吏待缺寄居者主之給祿書勞奏請於朝其可行於今否也故曰任人難也聚民城郭人相蹈藉或待次數日不得食得食皆僵濕蒸之氣染爲疾疫又如曾子固所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有棄業之患有一於此固足致弊

故曰立事難也有是三難故曰無策雖然天災流行何地蔑有誠見夫鵠面鳩形流離道路不轉於溝壑則將去爲盜賊仁人君子忍避事辭難坐視其阽危而不爲之所乎天下事以實心爲之則無難不易熟講而力行之則雖難必濟於吾邑賑饑見之矣三吳夙多水災吾崑尤處窪下丙辰之秋被災尤劇農民半菽不飽操瓢盈路長吏非不重哀吾民當軍興之秋大農告匱請蠲請賑勢有不能幸大中丞慕公勤恤民隱首割俸金議設厰作粥賑饑藩憲以下各有捐助民間斯令歡若更生惟是闔境連荒貧民萬計官給之米虞其易竭間一日先太夫人呼秉義而命之曰民饑若此汝曹幸荷國恩寒不至凍饑不至餒可

不與賢人長者圖補救之策乎其各出家粟以爲義助者
倡秉義奉命惟謹退而與同里諸君悉心經畫粗有端緒
會遭先太夫人之變秉義兄弟煢煢草土不遑襄事而諸
君子竟能罄竭心力斟酌規條設厰三處續食十旬其粟
則取諸士大夫之家不足則募之富室又募之典商與四
方之好義者其人則擇於邑之名儒耆德與夫純實端良
精敏強幹之士及緇流之更事者其事則預爲條約凡支
收給散交換稽覈之方各有條理井然不亂三者備故役
久而不疲人衆而鮮弊於是吾崑之民饑而不害而諸君
子輸力出財任勞任怨終始一心其勤至矣昔呂成公論
荒政以設糜粥爲下策然行於今旣久視他策差便誠欲

講求本政則常平社倉之制美矣第恐未能精行脫有凶
荒則斯舉也規畫精詳可以爲後式故敘其始末錄其條
約與出粟執事者之姓名彙而列之梓爲一集俾異日得
有考秉義樂觀厥成而痛先太夫人之不及見也謹攬涕
而序之時康熙十六年七月旣望

徐秉義崑山殉難錄序

予覽夫故明之季仗節死義之臣較之前代爲多而崑山
一邑當金陵旣潰之後抗顏旅拒城陷之日死者枕藉不
可勝數卽今紀載之所及者已不下數百人矣嗚呼天命
旣移瞻烏有止區區瀕海數里之孤城妄效墨守所謂螳
臂當車坐見糜爛亦何怪乎然以荷鋤之夫抗平原之節

以匹夫匹婦之愚有殺身成仁之美亦云奇矣蓋前代餘澤之入人爾時未盡泯而予邑素被禮義之教故家遺老之所聚處故其感舊獨深而受禍獨慘宜也初城旣屠曹君澹菴曰操一管按戶詳覈而錄之累而成帙命之曰崑山殉難錄共若干卷彼其人已死獨姓名在耳留示後世猶足以激忠義之肝而愧懦夫之魄則此書之垂教豈獨爲吾崑一邑幸哉曹君子玠手其編乞予修定今讀其書有全錄志狀未經裁削者爲之刪其繁複俾文義簡明其於事跡不敢有所增損懼失其真也我國家崇尚節義以風天下今詔修國史行當上之館局俟編纂者有所採焉曹君名夢元崑山人嘗遊西湖獲遺珠一囊求其人歸之是亦不欺其志有節士之風者與

彭士望葉文莊公集序

明初二大事紀曰遜國靖難曰繼及復辟人臣之處其際以類從者亦難矣哉而人臣之品亦有四曰懷舊曰圖新曰殉節曰守職不遷重社稷無私畸於新故永樂之際難言矣景泰天順間幸爲薛文清不幸爲于忠肅雖徐有貞謂不殺于謙則今日此舉爲無名而忠肅功在社稷久而益著豈有貞輩可得而泯滅且有貞之名至今安在予於是讀葉文莊公之集重有感矣公爲正統十年乙丑進士十三四年爲兵科給事都給事出河南賑濟遂不與土木之難景泰元年春還朝八月駕歸居南內明年出爲山西

布政使七年外艱歸亦不與復辟事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八年移鎮宣府爲邱文莊及李文達所忌終天順時不內召此公敷歷於正統景泰天順之間者也公之爲諫官也以文章爲政事及外爲藩撫則以政事爲文章雖其身未與土木復辟之事而公忠體國善處人骨肉之間不爲利煽不以害怵且其意尤不在名故其調劑在隱微之際而赫赫之譽於景泰天順兩無所與其疏進匿名書以潛悟景皇帝之心雖王文阻之而亦有所不顧此天下之所不及知者也予特表而出之以爲世則謂人臣不幸而值國家反覆兄弟之變當如是也公集以類編文以年紀詩以官與地分爲彙名皆手自編定長子舉

人晨請李西涯先生爲之序統名之曰文莊公集其爲諸生及給事中山西布政開府宣大所作者曰水東彙爲給事奉使河南者曰開封紀行彙巡撫廣東西者曰菜竹堂彙成化初爲禮吏二部侍郎者曰涇東彙此公之文章可得而見者也己己之變公率同官具疏請誅諸大帥扈從失律者以謝天下然後振旅討也先三日內疏七八上皆中機宜于忠肅深倚重之更委曲微詞以救直言之中書卽夕通疏以阻權奸之大用寧讓尹旻爲冢宰終不肯一見懷恩寧微服輕舟不肯通州府受饋貽寧徒行不肯儼然席吳撫之騶乘公之高風亮節卓識正氣非文章可得而盡余因想見公一時之人物將以開二百餘年之太平

其元氣磅礴而充周其人心風俗樸略而蘊藉祇欲爲國家濟實用而不爲沽直之虛聲爲僚友鄉邦厚情愨敦贈處而無事激昂標榜之意氣公之集具在可按而覆以視後之黨人之才士雖賢者不無慙憾益以歎公之人而論其世爲不可及也矣李西涯公稱公之文得歐爲多尙未免文人規撫之見公蓋自成其文章者也詩不必其似杜而無不可爲杜文不必似歐而無不可以爲歐文從理順直達其胷中之意而止或以爲紆徐或以爲委備則亦隨其人心思耳目之所至謂必有所彷彿而肖之公不爾也此世運人心之撰結合後之人必強而肖公之文則亦有所不能至蓋自然而文者文之宗無意於文之工者工之至

此余所爲低徊太息追慕而不能已已也是集始刻爲公孫衡州少府洪世旣遠版漸剝缺六世孫工部都水司主事國華時在杭主權政因謀重刻以兵亂未就國華恒自悼更居視二十六年久不死未遂其志瀕沒遺命其子奕苞曰我偷活草間數十年無所用惟見汝兄弟成人獨未見文莊先公刻集成爲恨耳汝曹勉之奕苞益自力合羣從兄弟憲副方恒侍郎方藹等將告成事適士望客崑山奕苞奉先集下拜懇爲之序望感其意謂窮約之交亦強與 國家文獻事遂不敢辭文集外有奏疏十卷水東日記四十卷向無刻本六世孫進士重華爲工部主事時亦權杭南新關鏤版行世今合爲文莊集若干卷云

韓莢崑山縣世德倉碑記

古者足民之政何其甚具而可法也辨壤以任地財時使以循天紀貞賦以寬民力節用以厚民生而猶懼其不足也族黨之間使之相共焉使之相救相賙焉而猶懼其不足也廩人倉人平九穀之餘財遺人旅師掌鄉野之委積以王命施惠而恤民之艱阨蓋不俟民之小有歉饑而補助於平時者無不至其不幸而大祲則散利予民爲十二荒政之首此民之所以無菜色於旱乾水溢之時而先王之所以廣儲蓄必計三十年之通者其意非以富國而要世常平與社倉之所由昉也族黨之相救相賙相共卽後

世義倉之所自起也然而先王行之民受其利而不以爲病後世行之間或便於始而弊叢於後利不能勝其病者何哉蓋先王之意在足民後世之意在足國斥官物以予民意在於贏餘而已節目之煩鉤考之密吏緣爲奸苛刻繳繞出入之間民交病焉又或官無別儲勸民出粟而仍以官主之其弊亦如故也故莢昔對策以爲獨義倉之法可行要必行於民不行於官而後可也長孫平之爲義倉也民間家出粟麥委社司檢校是義而社者也朱子之爲社倉也以常平米而富人之願出粟者聽是社而義者也義而社者其失在社社而義君其得在義朱子固嘗病王氏之青苗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

不以鄉人士君子則其說主乎其爲義矣故茨謂夫義倉之獨可行也吾吳賦重積困之地而崑邑尤瀕水常苦不登卽樂歲民之不足日甚吾師健菴立齋兩先生官中朝素以利濟爲己任仰見

聖天子仁愛元元重農積穀至意詔書數下核吏之奉行不稱慨然願毀家以紓民之急設世德倉於其邑儲米二千石賑貸而不自有其名其人則總司之者出入者勘驗者擇以付之鄉人士君子其法則農事方作時集邑之七十二區每區擇一耆老主報貧戶名數勘驗得實予以質劑率戶貸米五斗與約秋熟時還納息以二分納不及時量加五厘至三分而止或遇災傷量減其息如大饑

則息盡蠲其本米停俟來年夫寬之於儉歲者是卽荒政之散利也其不得不取二分之贏者是卽國服之息也蓋古之不計利者二焉散利者無利以無年也旅師之用粟春頒秋歛者無利以得舊易新便於官而不專爲民也若乃委積於野於鄉里以恤糴阨者則其息固有差矣今之二分者則古所以待旬稍縣都之民者也不如是則無以久其繼而廣其儲猝遇凶年粟皆盡而民仍無以爲活矣是取之於民者仍留以予之民而豈以自私哉朱子之社倉其始僅得常平米六百石行之十餘年元數還府之外見儲三千餘石則皆其息之入而後乃請蠲免止收每石耗米三升則固其積漸之多而能然而非經始之預圖也

已蓋先生之經畫必於其久遠不茺茺於近且細者千里還書制置立倉之法如此其甚具若使遠近倣此而推行之析其餘財無太倉一粟之費擇得其人無官吏抑勒欺奪之擾日增月衍則民之受其賜者將不可勝計而斯倉之倡也真義之府矣茲奉教於先生久習聞往者倉法得失之所以然而竊知斯法之可以永世而視後也謹執筆而爲之記康熙癸亥冬

葉澣崑山人物傳自序

吾崑邑乘之不修已百三十年矣周先生世昌於萬歷初曾一增修自後無繼之者天啟中張先生大復慮文獻無徵作梅花草堂人物傳以早歲失明搜討未備其門人朱

先生應鯤復有竹深草堂之刻兩先生之意皆爲邑乘地也及明之末造氣運已衰而人材轉盛余嘗披覽兩先生之作參諸故老之傳聞以及他書之聞見者尙多缺畧之恨十餘年來旁搜博討凡節行文章功業才藝之可稱者前後又得若干人編輯之次不敢不核不敢不慎冀爲徵信之書以其時有綱鑑會編之刻未暇兼舉今余且老矣懼不能卒業特錄而存之笥中若身任表彰付之剞劂以備他年邑乘之採擇則敢以俟後之君子

楊无咎葉石農人物傳序

天地之大人爲貴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四端之德且五倫之美大則參贊化育小亦不失爲一材一德之士故

能表異於物類有裨於生成如僅曰飲食而已矣男女而已矣知覺運動而已矣幾何而不虛生於天地間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知天之生人未嘗不有厚望焉也然而氣稟有清濁材質有大小苟求備焉亦非聖賢忠恕之道矣古者史載筆士載言惟記人君之得失至太史採風乃及於邦國亦僅取其歌詩以見夫風俗之貞淫性情之消澆而已未嘗每人而記載之也司馬遷作史記而傳之名立焉班固因之以爲史法然其人必有關於家國之大其書亦爲一代廢興盛衰之所係非僅爲一鄉一邑之紀而已也若夫一鄉一邑之紀其作更有難焉者地近而勢迫褒易而貶難繁稱旣虞其濫及審擇又慮其多遺

况乎所徵信者諛墓之文愛憎之口一人而或異其詞一事而或訛其實文采不具流傳不遠尙其幸也文采足而流傳遠焉是非邪正顛倒互淆其爲害也可勝道哉然則何如而後可以作乎亦視乎作者之人而已必也其心公正而無私其實詳審而不謬又有紀載之筆足以達之而後可以作作而垂之後世賢者見而加勉不肖者讀而知懼於人心世道之際庶有所補焉玉峯葉子慮澄富於文所著有崑山人物傳介朱子慎幾而請益於余余接其人恂恂然謙退而不敢自足讀其書縷縷焉詳審而未嘗輕信文采具矣心術純矣以是而作焉世遂人心之幸而非僅玉峯一邑之光也余耄矣見聞不足以資其益齒牙不

足以爲君榮姑舉夫天地生人之故與無求備之心以告焉庶幾其有當乎

汪中鵬重刻梅花草堂人物序

崑山人物傳十一卷故明張元長先生梅花草堂集之一也聞之前輩謂先生文不苟作作必淋漓盡致聲情欲絕極其意之所至務俾曲肖夫人而止要其立言必準諸忠孝以爲指歸茲刻付梓行世已久字畫漫漶散失幾半歲癸巳先生之族曾孫臯載檢所存板授余曰殘缺雖多文獻攸繫子其爲我藏弄之余自問謏陋方懼不足以辱良友之命乃不數年而臯載又賫志以歿悲夫余惟物之成毀雖各有數其一段不可磨滅之晶英買金石而泣鬼神

則固有歷久而不做者在也爰購原本與諸同志補訂成帙以廣其傳不惟三百年來吾邑之名卿碩彥潛德幽光足以焜耀寰區而臯載之抱殘守缺雖處極貧以至於死終不肯廢先人之手澤夫亦可以少慰於地下矣若先生之著述等身文章聲價昔賢評論已定余又何從置一辭因以舅氏宗伯顧公全集序弁於編首附綴數語以誌慨慕云爾

王喆生與趙玉峯中丞論清田書

謹啟敝邑清田事兩番面陳荷蒙茹納茲有蕘言畧具顛末特奉典籤此事關敝邑非細幸遇大賢撫治仰望釐正真同拯溺治弟繫念桑梓苟得進言左右不敢不盡且念

老祖臺先生當代醇儒夙以道德經濟自命邁此盤錯益徵利器每讀先儒傳志不論歷官大小凡遇地方與革必盡心力不避怨嫌此非先儒好名喜事蓋以天下爲己任道固如此今日惟老祖臺先生可以語此治弟敢效拳拳伏祈採擇蘇府屬八州縣惟崑山田地最窪糧額最繁通縣田地共一百一十七萬餘畝糧額原科共六十七則向無魚鱗信冊每歲推收不帶圩號姦胥豪蠹飛灑詭寄以致隱占者享不糧之產賠累者輸無產之糧積弊百年莫可紀極自康熙十一年冬慕公祖在江藩時檄行清丈舊任董令素稱仁柔號令不一竟未實行所造丈冊多仍原田捏算十五年開局領田草草塞須名爲約徵比簿迄今

承用之時隱占賠累之處雖稍稍清出而步口未經丈勘糧則未經核定舛錯混亂所在多有於是更議覆丈舊任曾令於解任之後仍留清田而原呈吳鑑實爲曾令所委信吳鑑者向爲里書陰狡有膽力初卽創公加箍額出圩換則之議至此其議遂行諸承銷排戶翕然宗之不於田頭料理覆丈惟按冊籍日事改竄承銷自有田在圩內者步口之減縮不待言次及其所親與所畏者總之田有關額悉歸之公加而漏步不已至於漏號矣輕則之自占不待言次以之販鬻且以之餽遺總之任意移換不必有所依據而出圩不已甚至於出圖出區矣其履畝也業戶不得與聞其造報也官府不行抽丈弊端叢起未可枚舉至

十九年冊成報憲將行撒圩勒令各業戶收田而衆論譁然莫不憤恨慕公祖亦廉得其狀遂不果行余公祖下車時卽留心此案再四體察故前署篆朱丞受指羣姦曾借編審之令開局推收嗣又爲舊號新編之冊欲見施行皆奉嚴駁終不克行余公祖曾委糧廳石同知面訊吳鑑具文詳覆有云箍額本非良法公加豈曰均平曾令十九年之冊洵不可以撒圩垂後明矣一時傳誦稱爲神明具在憲案湯公祖蒞任後姦排具呈求照冊撒圩者有人如老儒呼子谷等具呈請求覆核者亦有人湯公祖洞悉從前弊冊萬難遵行又灼見此事所關甚大呼生雖能指陳弊端然輕率執拗難以勝任故臨行告諭有崑山田糧未清

之語今者幸遇大賢撫治江表東南千里利無不興害無不革崑邑銷圩一事行將立見澄清三月以來疊奉憲檄周訪輿情確求至當具見憲慮周詳爲吾民計深遠治弟誼關桑梓敢不瀝陳顛末詳書情事以備採覽大要崑山田多賦重旣無魚鱗底冊推收任意姦弊成藪清丈不可不行自開局領田而後通縣錢糧本色折色至三十餘萬之多皆用約徵垂十餘年無則壤定規清丈益不可不行乃十五年比簿倉卒團造舛繆百出旣不可行而十九年丈冊攢造姦弊愈工愈巧又萬不可行目前救弊之策不得不議又不敢輕議其不得不議者事關通邑之大弊積十年之久因循在一時怨毒在數世享其利者里胥衙蠹

豪強姦猾受其病者鰥寡孤獨窮民無告而又不
敢輕議者語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
如待時此事非得賢明憲臺銳意更始主持振
作立法勸懲則不能行非得賢邑宰倡率董理
令行禁止而且有鄉之人士至明至公才守兼
優者贊襄分任亦不能行即得其人矣上之人
不能重其事權寬其文法或掣其肘或撓其成
亦不能行若既擇其人應籌其費十年來耗散金
錢多以萬計倘舉事之初即行科歛民將却顧
苟非多方設法權宜那撮俟成事後從容議補
則又不能行數者舉而後詳立條教嚴行懲創
清步口定糧額正已亂之經界垂永久之則壤
清丈之法又未嘗不可行也

